



中復堂全集

二

和 6
854
2



東溟文集卷第四

桐城姚瑩石甫著

謝周漳州書

犢山先生閣下昨得蔡巡檢書猥蒙巨製爲瑩先人行狀書後一通伏讀累日彌增永歎竊瑩一窮愁顛連失職之人耳於閣下非有一面之識及通家故舊之誼也徒以仁者憂民之誠不棄葑菲期有裨於治理之萬一乃採輿論稱瑩於上官請得再赴龍溪上官亦不以爲不可而許之一請一許瑩皆不及知古義高風甚非近今所可倫比瑩旣以居憂不獲副閣下之望又未以尺書陳謝固宜屏之不復聞於左右惟斬焉煢孤不能稱述先德閣下復憐而賜之文以光家乘盛自謙冲益非意料所及至於反覆申

東漢書卷之四
論推明先人所以教瑩與瑩所以奉職之義不惟瑩驚惕涕零卽先人亦將含笑九原以生平不得已之苦心賴閣下一言皎然於身後也瑩至龍溪在二十二年之冬其民習於強悍恃眾藐法久爲通省最東萬松關南九龍嶺劫掠不已行者戒途北溪一路七十餘里截河私征者十數處城內外文武兵役通夜巡防如備大敵至於各鄉大小一千有八社積怨深仇蔓延滋鬥視殺人如草芥以虜劫爲故常一日之中或十餘命一歲之內伏屍盈千剖腹剗腸莫形兇慘四郊近地皆爲戰場豈復知有法令哉官至視兵役眾則逃少則抗官但見民之梗頑民亦視官爲兒戲上下隔絕胥役緣以爲姦事勢若此可爲長太息者矣瑩奉調屢辭不獲乃出不意夜入強社擒著名積惡者數人鞫其劫掠械鬥殺人之事甚多若俟獄成勢必遷延歲月株累無窮且正法省中不足以警在地是以訊實罪狀臚榜郭門使萬人環觀而斃之四境兇徒聞風股栗次收豪姦大猾以爲我用言於道府及總兵官凡諸罪狀暫停追捕召徠鄉民入城問冤苦予以自新使彼素所取信者偕往察十數年仇怨相尋之故巨細辨白然後親至各社見其頭人剴切曉譬使侵地奪社者各還舊業焚廬毀屋者償價修葺死者之家寡婦孤兒命各社族人贖錢養卹其殺人者令家長自捕送不使兵役妄拘不聽死者家妄訴連逮老幼歡呼感激泣下焚香盟天誓解仇讎自古縣天寶十餘年著名械鬥之區聽命息鬥各社聞風嚮化自相理釋簞食壺漿以待親臨周歷巡循一時棄刃修和者

七百餘社然後擇其强有力者使爲家長給與信記官牒約束族眾復擇壯丁大社百人小社五十人籍其名與年貌爲鄉勇以逐捕盜賊無事則交各家長董率業農此皆橫悍桀驁之徒平時恃眾無名滋爲不法及名已入籍有不逞就各家長縛送縣無所逃匿自是帖然凡捕盜賊及强梁惡民皆處以重法兇暴之徒莫不傾心械鬥旣平盜賊亦戢然後商旅閭閻得以負擔而行安枕而臥當用法時非不惻然輾轉於懷卒不敢慕仁慈之名者蓋救民水火之苦心不得已也悍風稍止乃興崇善院培養士子講習禮讓廉恥之事稍開禁網聽民迎神賽會放燈召優伶爲樂使積年愁苦習衽金革之民扶老攜幼任意遊觀俾知和睦太平之樂而深悔頻年鬥爭之苦蓋冀以默化潛

移挽風俗人心於萬一也治術粗疏愧古循良之吏多矣計瑩在漳十有六月治事自朝入夜常不解衣而臥心神况瘁氣血爲之虛耗年甫三十而髮已白其才力之短絀卽此可見大懼貽誤渡臺灣後每念前所施設多與願違私心常用耿耿凡瑩所曉譬械鬥諸事蔡巡檢實與共馳驅辛勤之狀皆所目睹然當是時文自道府以下武自總兵官以下莫不合力同心彼此信任故無閒言此又一時遇合之盛不可易得迨夫時易事遷談者但能言瑩之峻法而莫白其苦衷固宜聞者之詫訝矣自非閣下深明治理不務虛名不事姑息安能洞察微衷議論若斯切中哉瑩雖未見顏色不能仰測高深然每見漳人詢知七屬年來極爲安靖盜賊屏跡悍鬥無聞皆郡伯廉明所賜與人

之誦播及海外竊謂媲美古人當無多讓若瑩前日所爲徒形鹵莽耳尋知閣下欲引疾去而上官隆敬所以慰留者甚至望風增企何已開正當來漳州謁謝大著謹已拜存永爲子孫光寵

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

閣下兩知晉江賢能懋彰近移臺灣實海外黎元之幸也乃撓詞下逮盛執謙冲諄然以此邑之張弛施措之後先垂問慙慙之餘轉增踟躕顧瑩於此邦有舊令尹必告之義不敢自外謹竭所知瑩聞善治國者如理一身必使氣血流通官骸運動乃可以無病苟一支一節氣滯血凝則病作矣然投劑者又必審其秉體之強弱與受病之淺深量酌而用之故有同病而異藥者其奏效一也又聞爲政

在乎得民而得民者必與民同其好惡閣下由泉州而之臺灣臺灣民半泉州人也泉州人之爲病與其好惡既習知之矣若臺灣人之爲病與其好惡或有同而異者是豈可以無辨乎哉今夫逞強而健鬥輕死而重財者泉州之俗也好訟無情好勝無理擄蒲女妓頑童檳榔鴉片日寢食而死生之泉州之所以爲俗也臺灣人固兼有之然而臺灣之地一府五廳四縣南北二千里有泉州人焉有漳州人焉有嘉應州焉有潮州人焉有番眾焉合數郡番漢之民而聚處之則民難乎其爲民一總兵三副將水陸十三營爲督標爲撫標爲水提標爲汀邵爲延建爲長福烽火爲興化爲詔安雲霄平和爲金門同安合九郡五十八營之兵而更戍之則兵難乎其爲兵民與民不相能也

兵與兵不相能也民與兵不相能也番與兵與民不相能也其日錯處而生隙焉勢不能免則安撫而調輯之者難在和睦臺之門戶南路爲鹿耳門北路爲鹿港爲八里坌此官所設者非官設者鳳山有東港打鼓港嘉義有笨港彰化有五條港淡水有大甲中港椿梢後隴竹塹大岸噶瑪蘭有烏石港皆商艘絡繹至於沿海僻靜港汊紛岐多可徑渡不獨商賈負販之徒來往不時居處靡定其內地游手無賴及重罪逋逃者溷跡雜沓並至有業者十無二三地力人工不足以養羣相聚而爲盜賊爲奸惡則所以稽察而緝捕之者難在周密內地之民聚族而居墾者萬丁已耳彼此相仇牽於私鬥無敢倡爲亂異者臺灣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爲氣類漳人黨漳泉人黨泉粵人黨粵潮雖粵而亦黨漳眾輒數十萬計匪類相聚至千百人則足以爲亂朱一貴黃教林爽文陳錫宗陳周全蔡牽諸逆後先倡亂相距或三十年或十餘年雖不旋踵而滅然殺官陷城生民塗炭兵火之慘談者寒心糜國家數十百萬之金錢勞將帥累月經年之戰討而後蕝事人心浮動風謠易起變亂之萌不知何時其難在守常而知變鳳山之民狡而很嘉義彰化之民富而悍淡水之民渙噶瑪蘭之民貧惟臺灣附郡幅員短狹艤舳通商戶多殷實其民稍爲純良易治然逸則思淫一唱百和官有一善則羣相入頌悅服官一不善則率詬誶而爲姦欺故舉措設施其難在有德而兼才凡此皆邑之病也知其病而藥之則投劑必有其方矣虛者補之毒者攻之捍格而不入者和解而

通導之雖扁盧無以易此夫子所謂與民同好惡者非爲苟安之政一切姑息也其民既浮動而好事非嚴重不足以鎮靖鋤強除暴信賞必罰之謂嚴事有豫立臨變不驚之謂重威以震之恩以結之信以成之大要盡於此矣民惡盜賊而我嚴緝捕民惡匪徒而我誅強橫民惡獄訟而我聽斷以勤民惡枉累而我株連不事其同民之惡也如此民好貿易而我市廛不驚民好樂業而我閭閻不擾民好矜尙而我待之以禮民好貨財而我守之以廉其同民之好也如此寬以容姦而有犯必懲惠以養士而非公不見調和營伍平心以臻浹洽親接貧賤廣問以達下情防患於未萌慎思以明決文武同心官民一體則血脈自爾流通百弊無所壅滯尙何病之不治哉

復趙尙書言臺灣兵事書

奉六月望後手誨以臺灣諸營惡習幾有魏博牙兵之勢深慮之集思廣益令博采輿論以聞瑩以爲此不足爲臺灣深憂皆告者過耳自古治兵與治民異蓋兵者凶器其人大率椎魯橫暴馭之之道惟在簡嚴簡者不爲苛細責大端而已嚴者不爲刻酷信賞罰而已夫虎豹犀象雖甚威猛然而世有豢畜之者馭得其道也馬牛犬羊雖甚馴擾僕夫童子可操鞭箠而驅之壯夫鹵莽或受蹄角之傷且死者馭之不得其道也臺灣諸營情勢亦若是而已矣請質言之臺灣一鎮水陸十三營弁兵一萬四千有奇天下重鎮也兵皆調自內地總督巡撫以下水陸五十三營漳州泉州兵數爲多他郡各營兵弱尙皆無事興化一營

稍黠多不法其最難治者二郡之兵也人素勇健而俗好鬥自爲百姓已然何況爲兵水師提督金門總兵官兩標尤甚昔人懼其桀驁散處而犬牙之立意最爲深遠然如私鬥姦暴潛載違禁貨物皆所不免甚且不受本管官鈐束不聽有司官逮理蓋康熙雍正之間尤甚乾隆嘉慶以後屢經嚴治乃稍戢此兵刑二律所以於臺灣獨重也豈惟今日哉重法如迅雷霹靂不可常施常施則人側足不安故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然小者可弛而大者不可弛小者狎妓聚博私載違禁貨物欺虐平民之類是也若械鬥傷人且死不受本管官鈐束不服有司逮理則紀綱所係必不可宥此輕重之別也故治兵者不可不知簡嚴之道不辨輕重者不可以簡不簡者不可以嚴不嚴者不可以用威威不足則繼之以恩恩不足則守之以信自古名將得士力者皆由用此今之用兵者大抵旣不知簡又不能嚴有罪而不誅則無威將不習校校不習兵勞苦之不能恤而賸削之是求則無恩當罰者免當賞者吝則無信此所以令之不從禁之不止也然則以爲不足慮者有說乎曰有兵之可慮而難治者叛與變耳自古驕兵亂卒大抵在其鄉邑形勢利便易叛與變若客兵則有潰而無叛其形勢不便故也魏博之牙兵皆魏博人也故敢屢殺逐其大將而不受代若臺灣兵則皆分檄自內地建甯延平諸郡與漳州泉州不相能也興化與漳泉鄰郡不相能也漳與泉復不相能也是其在營常有彼此顧忌之心必不敢與將爲難明矣况其父母妻子皆在內地行者有加餉居

者有眷米

朝廷豢養之恩甚至設有變父母妻子先爲戮矣豈有他哉雖臺灣之民大半漳泉而兵與民素有相仇之勢故百餘年來有叛民而無叛兵乃治兵者每畏之而不敢治則將之懦也且二郡之人其氣易動而不能久一夫倡而千百和初不知何故及稍知之非有所大不願則已解更作其氣勢以臨之則鼠伏而兔脫矣此二郡人之情也二郡之兵旣治則他可高枕而臥矣請以近事徵之嘉慶二十四年七月安平兵鬥死數人矣參將守備理論之不止情懇之不息鎮將怒整隊將往誅之眾兵聞聲而解竟執數十人分別

奏誅無敢動者二十五年正月郡兵羣博於市瑩爲臺灣令經過弗避呵之眾皆走矣一兵誣縣役掠錢相爭瑩命之跪而問之眾散兵以爲將責此兵一時羣呼持械而出者數十人欲奪此兵去縣役從者將與鬥瑩約止之下與手以鐵索繫此兵往迎之曰汝敢抗拒皆死矣眾愕然不敢犯乃手牽此兵步行至總兵官署眾大懼求免不許卒責黜十數人而禁其博自是所過兵皆畏避又是年九月興化雲霄二營兵鬥復謀夜摧殺諸將倉卒戒嚴瑩亦夜出周視各營眾兵百十爲羣見瑩過皆跪好諭之曰吾知鬥非汝意特恐爲人所劫故自防耳毋釋仗毋妄出出則不直在汝彼乘虛入矣眾兵大喜曰縣主愛我至他營亦如之竟夜寂然天明罷散總兵官切責諸將眾兵乃懼皆叩頭流血請罪察最狡桀者營數人貫耳以徇諸軍肅然

東漢書集 卷之四
此三事其始洶洶幾不可測卒皆畏服不敢動可見臺灣之兵猶可爲也及再至臺灣則聞紛紛以兵橫爲言者或慮有變詰其事大率如聚博督禁不服之類諸將弁懦弱畏事又總兵官與兵備道不和是以議者紛紛張大其詞而非事實總兵官觀公每爲瑩言未嘗不扼腕恨無指臂之助此所以決意引疾也既去而營與縣中乃有思之者矣今年正月鳳山淡水兩營皆有營兵擊斃小夫之事副將以下欲陰謝過失廳與縣亦議稍決罪寢其事方太守時護理兵備道與觀公力持不許然後以此兵械送郡而營中或有以爲怨者五月安平營兵與民人乘危劫米諸將又思不問幸撫軍巡臺灣值其事嚴責之斬三人餘以軍流治罪方撫軍之盛怒窮詰也論者紛紛以爲兵民習慣久矣驟治之恐變或言安平兵皆潰走下海矣或言出斬之日將謀劫奪矣方太守入見撫軍力陳無慮之狀惟請勿多殺已而竟無事入奏之日兵民畏服然則悠悠輿論其可憑乎自淡水鳳山兩營及安平水師嚴治後諸營至今無械鬥劫奪者豈非用嚴之效哉善乎執事之言曰非得有如李臨淮者安可望其壁壘一新斯言可謂得其要矣夫李臨淮固不可得若以臺灣諸營視魏博則尙不至此雖有不法一健將能吏足以定之保無他也且夫聚兵一萬四千餘人之眾遠涉巨海風濤之險又有三年更換之煩舊者未行新者又至此其勢與長年本土者固殊而諸營中能以恩威信待兵者百不得一又時方太平無事終日嬉遊塵市悍健之氣無所洩欲其無囂叫紛爭少

東坡集 卷之四 六
少違犯禁令不可得也而憚懦無識者既不能治徒相告以驚怪是可喟矣

復趙尙書言臺灣兵事第二書

瑩頓首前上書極言臺灣兵可無深憂惟在統者得其人能以簡嚴爲體恩威信爲用卽無難治說已詳矣旣又思之此言爲將之略非深明其意而能變通行之者未足語此非今日臺灣諸將兵者所知也不知此意而偏執臺灣兵不足慮之言以相詬疾非疑則駭矣穎齋太守見瑩書以聞於兵備孔公索取閱之謂太守曰所言戍兵不敢叛則有然矣以爲不足慮則吾不信吾卽慮其潰耳瑩在此落落與孔公雖有通家誼而不數見不能爲道所以然者惜乎孔公有憂世之心而不識兵情此難以口舌爭也在臺灣者尙不能無疑矧隔巨海兵事豈易遙度趙充國老將深謀猶必親至塞上指畫軍勢可見古人不易言之也請畢申其說惟垂察焉自古名將非拔自行陣則皆出身微賤不矜細行兵卒尤多無賴健兒故能强悍勇敢捐軀致敵若皆循循規矩則其氣不揚氣不揚則情中怯雖眾將焉用之壯士如虎懦夫如羊牽羊千頭不能以當一虎之虢何必費

國家億萬金錢哉明季邊事之壞正由書生不知兵撓軍情而失事機雖有猛將勁卒而不能一切以法繩之未見敵人其氣先沮此壯士所以灰心精銳所以挫折也近時武人大都習爲文貌棄戈矛而習禮儀以馴順溫柔取悅上官文人學士尤喜之以爲雅歌投壺之風嗟乎行陣

東漢書 卷之四
之不習技藝之不講一聞礮聲驚惶無措雖有壺矢百萬其能以投敵人哉馴弱至此不若粗猛粗猛之甚不過強梁強梁卽勇敢之資善馭之猶可得力苟至馴弱則鞭之不能走矣且將卒者

國之爪牙苟無威豈設兵之意昔李廣以私憾殺霸陵尉謝罪漢武報書曰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謝罪豈朕之指哉武帝此言可謂知將略矣若夫差其過失大小施刑此乃軍吏之職非將略矣故郭汾陽岳忠武名將知禮者也然皆嘗犯有司法矣科條繁細武人麤疏最易觸犯雖郭岳之賢猶且不免而以繩今之悍卒其能行乎不求所以訓練之方而惟悍不守法是慮吾故曰不識兵情也今不慮其叛更慮其潰

夫兵則何爲而潰哉古之潰兵者或師老而罷則潰或守險糧盡則潰或強敵猝驚則潰此皆非今日之情勢也無故而潰四面阻海雖潰將安往乎且班兵可慮不自今日始也其議自葉中丞倡之中丞嘗任臺灣兵備深以班兵爲憂建議易更戍爲招募以語總督慶公不可後葉公罷去猶以未行其志爲憾今執事已洞知其說之不然矣而不知者不悉情勢往往猶耳食其論甚者有言臺灣兵吾不能治他日有急惟自到耳夫軍校畏且如此文官則又何說故每見兵丁犯法輒張皇其辭以相告於是兵之勢愈張此文武眾官皆不能無責耳矣夫臺灣兵本無難治不咎治之無法而曰兵悍可慮至爲自到之言亦可哂矣獨惜臺灣巨萬健兒皆

國家勁旅乃坐誤於三五庸懦之校兵事尙可問耶有將則兵精無將則兵悍自古不易民而治於今豈易兵而後安乎故爲吏而曰民惡者其人必非良吏爲將而曰兵惡者其人必非良將雖然良將難矣執法之不能更何論將略瑩所力爭者明成兵可治欲安眾心釋羣疑救其懦而壯其志冀有振作耳豈好爲辨論哉必不得已則姑爲救弊之法三一日小事勿問大事勿赦二日定日練習每月親考三日責成軍校不得數易夫軍法嚴重有事然後用之時方太平不可常用然不可不使知之若尋常易犯及兵民交關宜分別治之小事容之大事必罪之以其罪不赦蓋小事不容則繁密而軍心不安大事若赦則無所忌而法令不行一寬一嚴恩威並得矣中樞政考訓練本有常期弓馬器械鎗牌陣圖各有定法今悉以爲具文條教雖明遵行不力此方今之大病也宜嚴責總兵官下各營每月由副將下親考一次明著等差牒上省治視其優劣皆予賞罰以勸懲之如此則營伍自肅兵卒可收實効情游滋事亦免至於班兵到臺分營分汛各有本管官向以並無練習日期兵士任意出營他往而各汛軍校不時更易非以公過遷就處分則揣量肥瘠以爲利藪故往往本管官不識頭目更無論兵卒前書所云將不習校校不習兵者此也今宜分定營汛責成本管官約束使兵無妄出軍校各守其營汛不得任意更易總兵官隨時察其賢否勤惰功過有所歸而兵不難治矣此三事至爲淺易而力行之甚難故必賴有賢能將也廢弛已久必有力言非宜

多方阻撓者無爲所惑卽嚴劾以警庶幾惠威著令可行
謹狀上

與倪兵備論捕盜書

漳泉素稱多盜頻年誅捕不爲少矣而攘劫之風不息則
捕之可勝捕哉今

功令以保甲爲弭盜首務此在西北省行之或有效者然
行之不善民間已多病之東南非阻江湖則濱大海閩廣
之閒山深林密往往兵役所不能至惟羣兇亡命者匿焉
驅之急則奔聚日眾其爲隱憂甚大又不僅攘劫之患而
已漳泉惠潮各郡人民聚族而居強悍素著藏匿兇慝常
臨以兵役數千不能得一罪人今欲比次其戶著籍察之
又日更月易使注其出人生死遷徙具報於官恐愚頑之

民未能若是紛紛不憚煩也瑩常以爲保甲之法宜審時
度地變通而行但師其意可矣瑩昔在龍溪時患盜賊之
多用集各社家長予以條約教告及族正族副家長信記
使各自注列名籍不假胥役社大者分設家長房長而以
族正族副統之社小者但有家長族正而已以族正副統
房長以房長統家長大小事以次關白子弟不肖爲慝者
得自治之不率教然後縛送縣縣中亦不爲苛細但卽其
地罰償所失凡白晝中途被劫者察地界何社先責其地
之家長族正以貲償客然後捕賊其夜中糾劫者令事主
偵賊去入何社亦責償於社苟能捕賊者免縣中四路各
令家奴一人率民壯五人日往視授以循環二簿給予飯
食至某社則見其家長信識於簿注明月日簿中無他惟

出狀不敢容藏賊匪耳自正月至於年終不開若甫出狀而有事則惟出狀之家長是坐自是各社一清宵小無敢容匿者以爲善矣數月後忽屢有夜劫詢其故蓋各社整肅匪類皆逃至高山深林藏匿漸眾飢無所食因出擾劫乃悟立法未盡善也用召眾家長曉之曰爾邑諸社大者萬人小者千人最小數百賊雖多不過數十少僅十餘人而已爾族丁十倍於賊賊雖強焉敢伺夜深入此必有與賊通者通賊者非他卽本族貧乏之人耳若輩無業飢寒族中富厚者不肯贍給故怨而通賊此盜之本也今吾行清社之法賊無所容又羣聚山林爲害捕之較在社更難且不勝其捕拔本塞源莫如卹族守社卹族守社柰何先覈爾社內公產及富厚之家出公費若干再覈爾社中赤貧無業素不肖壯者召致歸社日給飯食錢使爲社丁大社四十人中社三十小社二十分爲兩班每夜一班巡社防守一人執鑼而不鳴一人擊柝餘執大槌不許持刀鎗鳥銃自三更起繞行社外至五更向明而止見賊則鳴鑼大呼一社之人咸起羣呼逐賊賊必不敢入社而逃一社鳴鑼則鄰社皆應不鳴鑼不逐賊者罰之賊旣走不可遠追擊捕恐窮迫拒捕傷人也此法一行各社貧乏者有以自養皆自保其社不但不爲賊亦不復出而爲外盜此卹族守社之法拔本塞源孰有善於此者哉眾家長大喜皆遵約而行然後盜賊屏息由此觀之則保甲之法如果行於漳泉不特閭閻騷擾良民受累且姦人無所容身恐走聚險阻如瑩清社之事其患又有不可言者甚矣立法之難

也

上孔兵備書

姚瑩頓首謹上言閣下以

先聖之哲孫儀鄭之令子望傾中外譽在

九重今茲按察臺澎蓋六月矣清亮之節嚴正之義吏民無不悅服傾誠是以政通人和兩場時若而郡守以下暨諸廳縣亦皆賢能著稱孜孜求治遂使百餘年來委靡奢華之習廓然一清此固由

聖天子恭儉仁明風行海外而承宣德化敷政優優實不能不爲閣下頌也頃聞攝總兵官趙公以往逐夷船巡視南北兩路令符忽下文武惶然頗有竊議者瑩亦不能無惑焉舢板夷船以販鴉片禁煙爲粵省驅逐竄入閩洋總

督巡撫水師提督嚴檄沿海文武官勿任停泊自本年三月至鹿耳門外郡中禁嚴遂使至雞籠而淡水姦民恃在僻遠潛以樟腦與易鴉片水師任其停泊經時不更驅逐此中情弊固顯然矣幸檄吏馳往又值中丞至郡切責水師遊擊始以七月十五日引去尋於閏七月初三日復返且近至滬尾計自三月於茲已盤桓半載矣夷情叵測始意不過圖售鴉片適至雞籠遂收樟腦及往來臺灣海道既熟又見我海防之疏水師之懦萬一回至彼國言及此地本紅毛舊土忽起異謀能保無他日之憂耶水師玩誤若此竊意攝總兵官趙公必予嚴劾驟檄兵船大集海口遣人往問久停之意彼船單勢孤必颺去矣乃計不出此遲疑觀望者閱月忽易辭巡視南北兩路不識此舉爲公

乎抑爲私乎定制臺灣鎮總兵官每年冬巡視南北兩路一次所以必行於冬者蓋其時宵小易生故因巡視營伍鎮清羣邑且農功閒隙道路供給夫差稍便也今時方八月則未及巡閱之期本年六月中丞遵

旨巡臺灣入奏未及三月兵民安靖有何必須再巡閱之舉則所云爲公者無謂矣且逆計總兵官蔡公渡海適當冬日彼以真守始至能不一出巡視乎是半年之中一巡撫兩總兵官三次巡閱郡縣雖富不能勝此煩擾也雖郡縣餽送賢者必不受然卽此夫馬之供隨從弁兵之犒豈易言哉今年三月觀公去而明公至七月明公以憂去而趙公至十月蔡公又將至一歲四易文官供帳已大繁費各營參將下尙可問耶臺灣五廳四縣有倉庫者七更易時多不克如期日交代如臺灣縣則已以缺官錢劾黜矣諸營交代亦多如此其情形之支絀不旣可睹耶趙公素能恤下或者一時未計及此營中無敢言者廳縣亦避嫌不言計此時可言而能言者惟閣下耳何不以善言婉告之曰夷船久泊海口水師旣不足倚非親往示威不可特不必以南北巡視爲名蓋巡視當奏聞營伍小小利弊今撫軍甫奏未幾且不當冬令之期不但非督撫意亦恐未得
優旨如此則彼必翻然覺悟其所全於文武眾屬吏者不少矣抑瑩更有慮者時議懼生邊釁每遇外夷之事往往假
天朝恩德寬大爲言而實示之以弱殊不知損

國威卽失

國體嘉慶二十四年啖咭喇之至天津可爲明鑒當事者祇取省事目前而不顧啓外夷輕視中國之心彼水師旣啗其利又畏夷船高大不敢驅逐趙公此去彼必詭言以對甚或張大其詞以相恐懼皆未可知而趙公之量識未知何若倘更無以大異於遊擊則失體愈甚又不若不往之爲愈矣狂瞽之言本不足輕重徒以國家體統所關又深知地方文武罷敝不堪供億之煩忘其出位不得已而有言伏惟採擇幸甚

上孔兵備論辦賊事宜書

南路賊匪自廿二夜入城之後百十成羣嘯聚崙仔頂及黃梨山截殺兵役幸大兵到埤頭又檄屬吏駐阿公店扼其要害賊聞風驚散道路始通誠乃萬民之幸郡中人心大安但聞攝總兵官按兵兩日不出勦賊竊謂不解眾人皆以賊散爲喜瑩獨不能無憂也匪類烏合本不足慮然旣敢入城劫犯又屯聚山中沿途截斷文報其志不小近使其黨潛入郡城招眾此豈尋常細故哉揆度賊情大約兩大羣一爲許尙一爲楊良斌許尙雖擒其黨僅獲潘阿榜一名而楊良斌黨遂敢攻劫埤頭誠恐兩賊潛合自發郡兵後不聞官軍殺賊若干而卽聞賊散彼初以爲官軍可畏故暫避耳諸將素怯不敢擊賊及見賊退以爲賊眞畏我其心必驕而懈恐賊有以見我軍之情而始畏者終且不畏暫散者未必不復聚也不揣愚見妄擬八事爲閣下陳之

一曰勦賊宜速勦賊與捕盜不同平時捕盜須用線民差役今賊匪公然聚眾入縣又沿途截殺兵役此乃叛逆非線民可辦直須探有賊蹤卽速帶兵撲勦兵遲一日則賊匪日多矣撲勦之法以多殺爲上生擒次之最不宜衝散蓋賊聚則用兵之處少兵集則力厚勢大而有一鼓成功之逸此等烏合之眾器械不具安能抗敵其敗也必矣若使衝散則無處非賊卽須分兵逐捕兵分則力薄勢輕而有東西奔命之勞曠日持久何時始能滅賊乎且大兵南衝賊必北竄北路盜賊素多或起響應則蔓延不可收拾矣今雖分兵屯禦而山徑甚多豈能盡塞故曰殺賊爲上擒捕次之屯禦爲下若衝散則害不可勝言攝總兵官發兵已遲旣到埤頭又按兵兩日不動道路聞者無不詫異宜以大義責之勿惜聲色以誤郡邑

二曰鄉勇宜募臺灣遊民日眾平時剽悍及小有蠢動則不待賊招而自赴否則各成一隊乘機焚掠府縣城廂內外尤多蓋城市繁眾爲奸民聚集所也向來辦此郡兵事者每遇有警則道府廳縣各有出貲廣募鄉勇名爲備用守城擊賊實則陰收此輩養之免其作賊耳若輩亦非必欲作賊以無人養食之故乘機求食今有口糧則其心定矣此必不可惜費

三曰軍實宜簡臺灣軍器有在郡收買製造者有班兵內地隨帶至者有由福州製造齎至者今宜通牒在郡及郡外各廳營縣所有烏鎗藤牌刀鎗火藥鉛子大小礮位實數若干可皆備具以資分給便配用

四日招集散兵諸營積弊班兵收營後每私自請假別出生理並不在伙房汛地此種蓋去十之三又伴當四行等人去十之一其餘僅十之六而已平時到處則苦兵多有事調遣則苦兵少而汛地兵少不能如額是以賊匪益無忌憚今宜速令各營嚴覈在營汛兵丁實數仍收回平日散出之兵以資攻守

五日移調外兵臺營存兵在城不過千餘其安平一協中左兩營水師兵分防汛地外在鎮者亦僅千人去其虛數實存不過七百餘人而已只可協防郡城不能再有分遣今南路有郡兵七百又有南路本營兵一千足以辦賊無用增往惟北路嘉義地方遼闊僅北路左營都司一員駐嘉義縣城雖有一千二百六十八名之額除分防汛地守城亦僅五百名耳再去四行虛數恐不及四百人今南路之賊紛紛北去卽宜偵賊蹤跡馳往擊捕不但無兵可調抑且無官可將近北路者莫若澎湖其營水師額兵一千八百餘名其地無賊宜咨攝總兵官檄遊擊一員備兵七百名以俟北路進止

六日請員聽用臺灣各營自安平副將以下參將至守備大半以小署大參錯不一望淺權輕實不足以董率軍校不但幹局庸懦而已卽文官中備公使者實亦乏人偵知賊蹤遣兵往擊卽苦無員可用而守城帶兵之事至用及教官安能有功宜密請大府選參將至守備各一員文官中郡倅縣丞素稱能事者二三員馳至此卽安堵無事亦所宜行並不止爲勦賊之用

東漢文集 卷之四
七曰亟修城垣郡中城垣頽壞各縣雇工繕修尙未竣事南門尤爲扼要但縣丁所僱匠首召雇泥水匠不及百人未免遲滯宜令臺灣縣增募鄉夫二百名準匠人工直發交匠首其工直仍著各縣家奴分給力促修築限以三日畢工又嘉義縣城連爲雨水衝塌亦二百餘丈聞王令已籌款修葺宜檄促加雇民夫限日修竣

八日籌給兵費大兵旣動口糧尤急今郡中往南之兵雖由臺灣府籌款備具其鳳山本邑兵費及臺灣守城各兵由縣籌付凡諸雜費甚夥尤不可少缺此時各員義在急公斷不敢略存吝惜然恐事定之後各人虧缺甚鉅身家從之此款將來如不獲開銷宜作如何籌補抑或郡縣分年遞捐請先給札牒以釋各官之慮庶鮮瞻顧致失機宜

再上孔兵備書

南路賊匪滋事仰荷碩畫文武盡力首從咸獲保障全郡績烈無量瑩羈旅此邦亦得蒙威武之力略無驚駭鼓舞歡欣不能自巳惟自起事至於竣功業已匝月未能入告者豈非以罪人眾多悉心研鞫不欲造次定讞故乎於此仰見閣下仁恕爲懷雖嚴厲肅殺之中仍體

聖主一夫不辜之德所謂求可原於法外者也乃淺俗無識之徒不明大義往往以縱爲寬遂欲使有罪逃刑此則輿論之誤矣自古有道之國不赦有罪蓋法者本諸

天祖雖

天子之權不能以意爲輕重今則拘於陰德報應之說者往往有意減釋人罪瑩嘗苦口爭之以爲是縱也非寬也

東坡文集 卷之四
夫所謂寬者特舉其大綱不爲苛刻繁細附會深文而已
故

聖王在上網漏吞舟之魚然未嘗廢網而不用武侯治蜀
用法頗峻而蜀人百世懷之子產稱眾人之母而鑄刑書
此其義至爲深遠非淺見俗士習婦人之仁者所能知也
雖然法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期以止辟而已而不爲已
甚其中有權衡焉苟矯縱弛之弊而一意峻法則或有不
得其平者日者賊徒謀逆至欲攻城戕官此誠罪大惡極
然猶幸黨羽無多卽已破滅今渠魁助惡之十數人旣服
極刑而從逆攻城服大辟者亦數十人其餘桎梏待罪者
尙有百數以瑩之愚似可悉就發遣無事更加駢首矣何
也聖王之律所以極重於反逆者以此等惡戾敗壞人心
閭閻受其荼毒災禍之中至爲慘酷故主謀者必寘以極
刑而後人人知儆耳方賊勢初挫民間謠言未息猶尙驚
疑其潛受賊約者亦尙不免於觀望當此之時若非嚴刑
峻法不足以儆兇慝定人心及乎事已平定民人安堵賊
徒畏懼解散之後則戮數百人與數十人等耳今首逆與
助惡之人或寘極刑或寘大辟其餘業已輸服及按驗時
俯首無辭者無論矣或言詞反覆雖明知其狡詐似不妨
姑援惟輕之議降等問罪此雖迹近於縱而實則非縱蓋
就法者已多而

國法足以昭戒也仁義兩途互相爲用權衡之道是在秉
鈞竊謂此時宜速檄府縣定讞上
聞以抒

聖懷不必再事推求今月已幾望倘過此潮期則開舟須至歲除未免太遲愚昧之言伏乞垂鑒

與杜少京書

少京三兄足下時事方殷亟還杜母士民歌舞仁威遠聞觀今日之輿情益知當年之惠政望風慶喜爲之不寐穎齋先生還言足下受符於瘡痍皇遽之中慷慨致身推赤誠以安反側眾志成城可殲強敵況此區區烏合之徒一聞大兵已自驚潰蛇行鼠伏何難次第就擒四境肅清保障之功偉矣日者竊有過聽之言輒獻芻蕘惟仁者留意焉自古衿服之士率多驕悍怯於見敵而勇於虐民者比比而是仁人君子莫不惡之然苟處之不得其道則民間未受吾庇或者有意外之患不可不察也蓋兵者凶器譬猶劔鋒以殺寇讎則千金之寶也以傷善類則純鉤弗足貴彼將卒者特劔鋒耳指揮而用之是在能者用之道奈何恤其勞苦通之以情憫其羸陋接之以禮兵役一體視之如子宥其小過而教其所不知有言必信有賞必速如此而兵不用吾命未之有矣將帥官階雖較縣令稍崇然亦視縣令之才與分二者不足則姑順其意而曲就之蓋郭汾陽結歡於魚朝恩王陽明夜交於張永以二公之才之功猶不難自屈以成大事誠以所見者遠也然則宏包荒之度而揮無益之金不正在今日耶諺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又云成大事者不顧家此語居常念之聞足下受事之明日卽募鄉勇八百名以半守城以半偵賊此誠盛舉惟意以留兵爲無用此似但見於有形而未見於無形

也夫兵雖緝捕之能不如役卒然

國威所在藉以鎮定人心且亦未嘗不可用也二十二夜
埤頭之危已如一髮幸賴郡兵擊退全城無恙此功豈可
沒哉所恨者次日之退守火藥庫及大兵繼至又未能奮
速入山痛勦耳然賊匪潰散實由大兵之故今餘孽未盡
伏莽猶存而已有留兵無用之言此誠不可使賊聞之且
恐愈失將士之心能保將帥言旋賊不再至乎抑又聞之
艱難之際尤以人心爲本察夷傷勞士卒振困乏撫孤寡
雖在軍旅猶日見士民勤於恤問遠人尤加意焉此古循
良之風足下亦旣優爲之矣竊聞前日有率義民數十來
者足下給兩日糧不見其人而遣之此誠可惜若輩雖不
皆可用然其名急公赴義甚正也義民一興賊必有所顧
忌而沮其邪心此善機也是宜迎其機而導之勞以善言
給以條教令各保護村墟四方聞之必有起者是不費行
糧而勁旅屯於四境矣何乃計不出此聞其人懷怨而去
立散其眾又聞武舉人某以獲賊小羣首械送求保其賊
之弟而足下不許某亦退而散其義民遠近人心得無渙
乎異時恐有招之而不來者矣瑩所聞未必實而臨機應
變之道不可不講願舉此而類推之惟善人能受盡言伏
惟珍重千萬

上韓中丞書

前屬吏姚瑩頓首大人閣下昔者待罪海外未獲通謁及
獲咎內還節麾已去之滇南竊嘗自恨以區區之微誠不
得一達明鑒瑣尾流離於茲八載獲逮大賢重巡撫此邦

自分無似嘗永棄黜豈意草野姓名尙蒙錄問且命進其所作文章既得謁見復荷德意諄諄然詢以民風吏事然後知閣下所以矜憐而拂拭之者如此其厚古人云若披雲霧而睹青天由今觀之非虛語矣閣下本公誠體

國之心擴仁恕安懷之量侍從望實隆於中宜撫勳烈敷於外顧位日晉而德益崇澤日廣而心彌下深憂吏治民風之敝則引咎已躬寬責庶司以爲閩中官病民疲苛縱交失大哉仁人君子之言也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於閣下見之夫海內承平久矣百姓仰戴

聖仁樂利且二百年富庶極則淫泆萌奢侈盛則物力耗不待水旱兵役閭閻已自蹙其生況閩當山海之窮臺灣自入版圖亂民數起乾隆末歲朱蔡二逆騷擾瀕海郡縣者二十餘年海寇甫平臺灣漳泉二郡械鬥之風又熾用兵之大者歲耗度支巨萬未已而民間日事仇殺守令歲時用兵習爲常事此誠官民交困之秋也官愈困則民愈窮民之窮可得而訟之官之困莫得而言之今日罷職明日卽以缺損官錢被責爛額焦頭紛紛乞請於上官者無非調劑此尙暇與言治法哉伏見閩中最急者莫如漳泉郡縣俗做事殷處分繁重祿入不足以養廉稍知自好者皆畏避之有如陷阱強而投之則以爲上不愛我而暴棄之心萌矣夫嶺以南古蠻夷地也性與人殊唐宋時多以遷謫之人爲之治法苟簡由來已久雖有賢者莫能善其風俗王道所先莫如禮而此獨尙爭天地大德莫如生而此不畏死足之所趨心之所嚮惟利是圖利在則子不有

其父妻不有其夫此朱子陽明所無可如何者然朱子陽明之世此地皆得便宜行事猶有可爲今

國家功令至嚴天下畫一政教未行身已罹咎姦民益得挾持以欺長官此智勇所以兩絀也閣下忠亮之節治久咸孚其所張弛固已披卻導窾乃憂念之深引爲己責而深恤其下瑩故曰仁人之言也瑩闇陋無能學術不足以望古政事不足以濟今少而奔走衣食壯而顛躓仕途兩遭大憂至不能以其喪歸亦可想其窮矣身心焦傲智慮煩亂文章之道所得本極粗今則並其粗者而亦亡之年雖四十精力衰頹此事恐亦廢止甚無以副仁人之望至於通塞之數則冥冥者可知而不可知意惟修吾忠信以俟之而已近習術家言以少有驗承命以生年月日推其星宿之吉凶謹述所知具別紙姑以比博奕之玩實於駿烈鴻名未必有當也附上先從祖惜抱先生遺集十種乃江甯門人所梓從此閒書肆購得者粵中亦有刻本不及此本全耳天氣嚴寒伏惟起居萬福瑩謹啟

與劉明東書

渡海以後不復致書山中故人莫不議其疏闊宏達如明東亦未必無谷風陰雨之疑昔見遺云勿吝尺書而孤寸意斯言豈有驗耶惟僕自念亦甚鬱陶云爾夫人不幸乖於所遇外與世俗齟齬內無以歡娛二親則雖萬鍾無所戀矧終歲溷逐於風塵鞅掌中並所爲祿養者亦胥失之而平素不合之上官方耽耽欲投石於井幸得潔身而行不爲僇辱中途又嬰大故此萬死一息之秋也嗟乎人生

困窮若此尙何可爲故人道者耶已又念生平良友子山
客死江西阮林繼歿京師歌堂匡叔困於禮部試植之竹
吾履周輩曾不得一領鄉舉且諸人皆有家室之累飢寒
迫人無可自賴元伯再以事戍邊近又亡其祖母屈指莫
非窮愁雖不羈如明東公卿貴重文名幾滿南北然亦顛
倒場屋不得一試其言何吾黨不振乃爾然則如僕之軀
軻固其宜也抑又聞之造物者能厄人之遇不能厄人之
心古之君子雖極顛連困苦而秉志堅定百折不回僕於
古人何能爲役然窮困愈甚乃見理愈明覺確然若有所
據故倔强自好之氣亦愈不爲人屈蓋此心不爲窮達所
繫久矣造物其如人何哉今春到福州將謀以靈櫬及親
屬歸而不得笛樓先生來督閩浙軍不欲其行乃留福清
爲餬口之計老母以下仍寓省治家兄獨送先人靈櫬歸
晤時可略悉近狀不宣

覆馬元伯書

入夏以來從福州寓中暨孫中丞所再得手書知已還里
中又有粵東之行旣爲之慰轉益悵然比年親朋多故大
半窮愁弟失職居憂兄亦謫外又喪我祖姑顛連之情彼
此相弔何兩人之重不幸也瑩之再往臺灣也非惟貧累
亦以笛樓先生故力辭出省治始就福清復有忌者遂至
海外蓋在閩久利弊稍悉當事或不便故遠之以免羣疑
來書云今日見功之地卽他時見過之端微兄言固知之
所以避也然諸公賢否不敢知興建沿革有關利害之大
若概不言何以對吾師如延平以上諸郡會匪中當分別

不可一例捕誅漳泉二郡之械門倉卒囂聚不可必得罪人各屬官鹽課之困宜量爲調劑噶瑪蘭初闢田賦之重宜

奏請減則臺灣戍兵不可改調遣爲招募諸郡縣運臺灣穀不能罷商運爲官運營製軍械不能堅利宜責省治局中工料之私減海外民食所繫安危宜稽各口米船之實數凡所陳白不過此類或爲說自陳或告方太守議上諸公亦未嘗不以爲是也吾輩立志本不在溫飽亦不畏權勢苟能一言一事於斯世有益所獲多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笛樓先生忠清亮直表裏洞然求治之誠懃懃懇懇且於弟有國士之知失此而不言則更無可言之人得言之曰矣弟性疏放尚氣不自檢束是由試稟使然惟耿耿此心可盟天日若夫遇合升沈之數吉凶悔吝之幾殆有天焉非人之所能爲耳昔者海防同知之攝故總督董公以寵之也然以失歡故太守幾得罪於方伯矣噶瑪蘭通判之役前兵備葉公以難之也然以此行獲盜蒙

恩於

天子矣由此觀之禍福豈人力耶所自念者生逢

聖明之主側席嚮治不能及時有所陳建坐困於風塵憂患中漸以衰老爲可悲耳抑聞之君子非無功之恥而不德之羞自省厥躬實多愆咎爾來痛自克艾日求寡過以茲局促至於寤寐前胡小東以書相規切左筐叔亦以事上不敬行己不恭見責因反求之事上初無不敬答書反

東坡文集 卷之四
覆自明若行己不恭則未嘗不深服其言特爲足下及之
以志諸君愛我之深也嗚呼使我有三數直諫之友落落
宇宙閒得以時聞其過我之幸大矣雖誚責亦甚樂之况
如足下之婉而多風者哉北上部署不易歲內未必能歸
明春得於里中面教幸甚

與李永州書

海颿先生閣下計到永州已逾三月政教被於所屬恩德
洽乎士民聲施之美卓越南土湖南偏遠永又邊郡界近
粵西民風自尙淳樸政刑亦當清簡以閣下經濟文章措
施而潤色之上下之間德業貞麗庶幾獲覩名儒賢者治
乎方今天下生齒極繁遊食日眾物產彫敝風俗猥偷嚮
所稱富庶之邦皆疲困不可支惟賴此數郡縣猶爲
國家保留元氣耳海內承平久矣人心靜極思動亦必然
之勢也幸

天子聖仁宵旰民事內外臣工皆循循謹慎無敢縱佚然
土宇太廣財力竭耗西域甫一用兵中樞已形竭蹶况四
方水旱偏災不時安危禍福之機豈不在於今日邪夫天
下治安道在守令守令者不但爲

朝廷牧養黎元供其租賦而已民間疾痛之淺深良莠之
錯雜見聞親切然後措施得宜故當弭亂於未形防憂於
先事此其爲用甚密變動不常惟在乘機因勢豈彼此可
以仿倣法令所能繩度哉雖然有八事焉一日結人心二
日明威信三日蓄財用四日備凶荒五日安遊民六日戢
盜賊七日繕城隍八日輯文武此八者當今之急務也竊

東海文集 卷之四 三
見當世賢有司亦嘗孜孜講求吏治矣而公私名實之間猶不能無憾如勸農桑興水利行保甲勵操守何嘗不善然以云救時濟世則爲迂闊而不切於事情固知此事非可以浮慕虛名者耳且世之言治者至於湖南莫不以苗疆爲重矣自僕觀之苗民固當無慮所急者仍在漢民何以言之苗性愚直無他惟漢民侵陵而魚肉之或有司驅迫不堪斯不得已而蠢動苟非至極固甚安也惟漢人姦黠百出自非威愛並施固難保無叛服此則所當措意矣凡吾之言八事者皆以治漢民也漢民治而苗尙有不安者乎閣下仁懷義質素重江東治績之美大吏又已揚之於

朝固宜備

天子股肱今者降屈典郡誠非所宜然區區所欲進於左右者則以時事孔亟即使閣下復監司秉節鉞與眾賢守令講明而切究之者舍此八事無他術也瑩才識迂下無以自異於常人徒以位卑言高動爲當道所忌至於偃蹇輻軻而不知悔比歲入都又爲當事所扼仰蒙

聖明特再錄用方期有所振厲不幸又遭大憂狼狽南下嗟乎海飆人生無多歲月耳僕幼貧賤備極艱苦甫欲見伸卽重遭困躓天之待我者可知及此壯盛之年而已神傷氣沮更歷數年境遇之窮益甚精力尙堪用乎生平抱此區區不能自已語曰人之好善誰不如我閣下固夙所服膺而有同心者又在都中嘗有乞言之命故以八事爲獻伏惟留意采納之不惟永人幸甚卽天下幸甚

東漢文集卷四終
東漢文集卷第五

桐城姚

瑩石甫著

遊欖山記

余嘗北至京師東過宛泗下金陵觀錢塘復沂大江逾嶺以南幾徑萬里其閒郊原陂隴狐墟兔窟尤喜獨窮之每詢土風接人士未嘗不歎幸天下之太平也及來廣州值海盜內躡烽警日聞足不出者一年大臣以天子威靈誅撫之既定乃以庚午七月之欖鄉是鄉在香山治東北七十里居稠而民富無幽奇壯勝之觀而人士彬彬有文采秋日氣爽有何生者邀余登是山出市門數武阡陌縱橫人家三五相望皆牡蠣爲垣中環峻牆樓宇傑出繞屋芭蕉徑丈其一望深樹蒙密則荔支龍眼也時

荔支已三熟餘實猶纍纍可愛鬻其利歲數萬計三里許
至一坊曰山邊卽欖山矣先過開元寺寺小而潔有老僧
聾且病後有軒遊人之所憩也軒面山而背礪多梅芙蓉
一本出檐際方盛開爛然有泉甘而冽才尺許大旱不竭
盛潦不盈欖之戶以萬成飲之旣登山山不甚崇可眺數
十里欖之比櫛如鱗煙火如雲者皆見焉南俯平田百頃
遙望水滌洞如帶則內河之通海者何生告余曰此戰場
也吾欖自明以來未嘗被兵往歲十月賊艦數十忽登岸
是時賊方得志于內河東西七郡皆擾廣州尤甚乘銳陵
吾鄉地無營師一巡檢治之至是不知所爲賊進至山下
一里矣倉卒集鄉人強者數百人爲三隊拒之前持刀楯
後張弓矢最後斬木削竹以繼更番戰一日夜呼聲震陵
谷賊氣奪且日水師至賊乃退是役也賊死傷甚眾吾鄉
亡七人傷十六人耳以民素健習武者眾也後益修備賊
再至不攻而去方戰時吾與眾登此山望勢甚洶洶帕首
之眾數倍我師觀者失色事之解幸也七人者旣死鄉人
義之羣葬于此山之陽祠以報余往觀七人塚信然嗟乎
天下承平久矣武事漸弛人不知兵一旦有急被難無足
異粵中海盜已舊顧大猖獗至此何歟蓋賊始皆縱橫海
外內河無恙也虎門焦門碣石諸險猶逡巡不敢入然恃
內地奸民私運米物以濟眾尙書百公嚴其禁以蹙之賊
始懼而將卒驕懦自總兵官許公敗沒賊遂轉自焦門以
人登岸掠食內河方議備具賊已揚帆至矣倉卒故以不
制不然胡離披至此哉百萬虎狼咆哮于門庭之內欲其

東漢書集 卷之五
無噬人勢不可得此計之不能不出于撫也且當倉卒時水師既不制而猶有奮不顧身力戰以衛鄉邑者皆勇士也雖曰官募實由粵民殷富自能出貲給之然已憊矣彼不如粵民者又何如哉吾始見此鄉井里晏如如未嘗被兵者及聞何生言觀其戰地瞿然以懼乃廢遊而返嘉慶十五年月日姚瑩記

粵東學使後園記

粵東學使後園者故五代時南漢仙湖地也劉龔既據嶺南僭帝號四世至鋹不務德政專行奢暴大起宮室樹沈香以爲柱雕玳瑁以爲梁明珠耀題翠羽懸帳黃金白璧之飾輝煌璀璨妖姬曼女霓裳千百乃招聚方士植不死之草鍊長生之藥鑿地爲湖曰仙湖壅沙爲洲曰藥洲合美人羽士載玻璃瓊蘭桂之舟采藥於湖中作歌望之縹緲自以爲神仙之樂也又發徒萬人之太湖運靈璧徑丈之石置湖中者九謂之九曜淫侈已極一旦宋師至君臣面縛出降鋹嘗侍太祖曰今諸國以次破滅旦夕皆來願執梃爲諸降王長噫何其陋也余觀十國春秋愚其事及來廣州訪向之所謂仙湖不可得而城南闌闌乃有此名蓋陵谷變遷久矣今學使程公招余館署內乃至其後園地不數畝一池泓映怪石參列乃知所謂九曜石固在然或立或臥者僅八聞其一在布政使廨中不知誰所移也石上題刻甚多翁覃溪學士既考之詳矣又刻石于壁讀之可得首尾而余之徘徊于是園者豈以石哉方春夏之交宿雨初霽緩步其中修竹嫵娟新篁微脫鳥聲格磔榕陰

參天小橋斜亘水面曲欄半毀風吹衣影敲側橋下如行
鏡中過橋一亭環水而峙窗牖洞開水光四入遠近合碧
及夫日落氣昏沈烟初起倦禽爭樹落葉時飛風止月出
透檐穿樹蒙籠翳密夜景蒼然俯臨深池幽澗不測余乃
與其徒倚欄而坐高咏短章閒談名理清風滿襟不覺羈
愁之如失也且夫善遊者不惟其地惟其人不惟其境惟
其時昔劉氏之盛此地方爲仙湖所娛遊者豈止九石而
已哉千載以來寂然都盡世徒想其繁華有今昔之感而
不知余今之樂實有勝於昔人者也是園本學使所有乃
晉以試士在外不暇遊余乃私而有之今余又將去恐後
之來者不皆能樂余之樂而徒以古蹟弔之也

復祀劉忠宣公祠堂記

太倉王君治從化之二年政成而民和盜賊屏跡乃進從
人士而告之曰從化僻邑也地周四百里而深山溪崗居
其半宵小易於伏藏東界龍門西接清遠英德直其北番
禺互其南皆盜賊之所出入也比歲粵多土盜而數邑爲
最或發覺久而渠魁不獲獨吾從化界處其中雖數被盜
而兵役甫出尋得捕誅者伊誰之力哉從人士皆曰賢父
母之勞也君曰不然若不憶此邑建始之事乎此地唐宋
以來固羈縻之溪崗也猺獠雜處叛服不常明宏治初士
人譚張之亂時維布政使東山劉公實討平之始請建縣
而有司不達地形建城于橫潭去郡裁數十里而西北阻
遠控制莫及不數年而十八山復有姚觀祖之亂於是公
乃親履其地相度山川而建今治焉然後四至適均扼其

東漢文集 卷之五
形勝得控制之宜境無寇警者三百年至今然則吾今日
之兵役用命而地無伏莽者豈非享公之遺利哉且從化
以自古羈縻之地設邑後城郭人民文風士習儼然爲諸
大邑亞則報本之義尤當永祀公於不祧者此昔人爲東
山書院所以並建公像於中俾民以時祀之之義也十數
年來書院改建而東山之祀遂廢東山之祀廢而邑人遂
無復知東山之功者余甚非之今將擇吉舉東山之祀爾
人士其期會維敬告眾已乃令曰某日祀東山祠搢紳之
士至者必致胙其民人至而觀禮及拜謁公像者不禁又
令曰事有儲貲乃可久其以官田二十畝入東山祠永爲
春秋祀事之用及祭之日先集人士於祠諸同官皆會君
乃齋戒盛服至恪恭將事有加禮桐城姚瑩時客其地見
而躋之曰忠宣公爲有明一代名臣其功德不傳在一鄉
一邑茲邑特其肇造之地則祀之固宜而君能不伐己勞
獨推明前人之功而張大之使民知木本水源之自是可
謂盛舉矣君乞余文示後乃不辭而爲之記

桐城麻溪姚氏登科記

桐城麻溪姚氏其先當宋元之際有仕於安慶者悅桐城
山水卜居於東鄉之麻溪遂家焉數世隱于耕及明正統
閒始顯自明景泰元年始至今
上嘉慶十六年凡三百六十二年登科者四十四人成進
士者二十皆麻溪之後也其生平宦蹟事功文章著於史
傳與夫他途拔起及以節孝言行著于邑志家乘者不載
焉茲獨次其科目先後而記之曰嗟乎祖宗之德不其遠

哉自古未有無德而興不繼而長者也造業之祖起微賤服勤勞行修於身功及於物天乃昌其後以報之故孫子之盛衰卽視其先功德之大小以爲修短之數昔黃帝之子五德代興而后稷啟周祚至八百蓋稼穡食人功爲大也其次莫如立法教世故契之王亦六百祀觀於往事而天可知矣國之與家大小雖殊其義一也姚氏系出吳興唐宋之閒嘗有興者而舊譜所載南渡後軼其名疑莫能考麻溪府君則吾遷桐始祖也歷元迄明正統之代務農者一百五十餘年其所食之人則旣多矣而家法所傳惟以忠厚爲本自我參政府君通籍至今又十四世人且數千百計孝弟未衰皆清貧自守其登仕者百數不朝有賢良之褒外無貪酷之吏而捐身殉節立志守貞者相望也今考其科目之數又如此嗚呼天之所以報吾宗者不亦盛哉覽圖籍所載古碩人偉德起家微賤眾矣方其崛起驟興嘗分茅胙土貴爲王侯彪炳之勢赫赫一時如吾家者不啻十倍然或及身而敗或一傳再傳而敗不及百年榮謝頓殊至且絕嗣矣推尋其故豈不由造物忌盈德薄而享豐之所致與抑吾聞大行之山綿亙千里者非一阜之勢黃河之流橫絕中國者非一勺之源其中十里一巒百里一川起伏曲折所以延其脉而長其委者甚眾夫是以不竭絕也草木之華太繁者必不實驟茂者罕再榮此常理也然有培沃之者日養而月息之不傷其本不翦其支安在不復茂乎觀於山川草木之理而人又可知矣且世有豪傑之士身處孤露或際陸危恒思發憤自

振起雖彼材智絕人而無尺寸之藉其勢極難然奮袂而興登高第仕華臚功立才見猶足以濟大業世家之子文學論議嫻習既優苟有中材藉先世之資其勢足以倍之乃反百不及一者何也諺曰創業者多勞守成者多逸夫勞者乃成之資而逸者實敗之券也不思盛業所由來徒以祖功宗德爲可恃不惟無培養之勤且日加股削雖有盛德之父大功之祖何以克昌哉善乎周公之戒成王曰所其無逸惟知稼穡之艱難夫成王天子也而戒以稼穡之事不忘其先也帝王之祖皆有聖德世功然且不敢自暇自逸况士民之家乎故爲子孫者必有創業之志而後可以守成必有戒禍之心而後可以保世此非迂生之腐談也嗟乎科目之名天下榮之久矣此海內之所共爭造物之所不輕與也吾宗雖非盛大然自明以來得之者皆兼數姓矣其他庶姓或數十年不得一人夫豈無才而莫克以振雖盛衰之數不可知然久鬱者必昌已盛者不再盈虧往復信如著龜求所以保垂絕而留其有餘者吾猶未得其道也以是兢兢乃次其先世以逮今茲與此選者爲之記遺吾宗人相與觀之無恃祖宗之功德耳嗚呼有明達誠篤之士覽吾斯文其能無戒心乎哉

桐城麻溪姚氏節婦記

麻溪姚氏貞節烈孝女若婦凡五十七人已得旌者四十家貧未及請旌者十七行實俱載家乘瑩爲比次其前後而記之曰嗚呼婦人之不幸莫如以貞節聞矣夫婦人以夫爲天終身之事以之無夫是無天也豈非不幸與男女

之欲無論矣衣服飲食之美宮室起居之奉凡人世富貴紛華靡麗之事皆足眩於目而奪其心更若遇狂暴之侵白刃水火之逼有不震懼而宛轉從之者哉此數者心有一動卽失其身千古以來奇才傑士守之數十年而喪於一念者比比也乃以婦人能之雖孟子所云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何以加焉百里之內或數十年一人固有世家大族竟無一人者綱常正氣不可多得今吾一宗而節婦若此之眾不惟宗族之榮蓋郡邑之光矣乃其中又或得旌或不得旌豈不幸之中又有其尤甚者與自瑩論之人貴不朽耳不朽以實不以名也節婦以其貞心還爲正氣固已彌綸宇宙與天地同流卽名不稱何害三代以前忠孝節義之士不傳於後世者何可勝道其靈氣自在天壤可知也豈得謂其名不傳其人遂已朽哉且節婦苟有望旌之心則其節亦何足貴何也此事根於性而成於氣求之自內非外鑠也朝廷旌揚之典蓋以厲中人防其不肖而已於節婦曷嘗有所損益哉故婦人之節全卽其德成而道立以此正氣遂能長存而不朽雖君后之富貴不逮焉然則婦人之大幸蓋莫有若貞節者瑩爲節婦幸益爲男子懼也

先副使公西湖德馨祠記

先九世祖副使公以明萬曆辛未進士令福建海澄縣擢禮部精膳司員外出知杭州汀州二府加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天啟甲子年卒公所至有惠政其去也士民愛思不已皆肖公像祠祀之具載府縣三志及福建浙江兩省志

矣海澄之祠二一在縣東門內一在九都鄉之湖尾今民間祀事猶盛杭州祠亦二一在吳山上城隍廟之左一在西湖孤山側白蘇二公祠右

國朝康熙中以公之孫文然貴贈公光祿大夫刑部尚書杭人言公祠數見神異有司請發官錢修西湖祠宇

詔許之自是浙江布政司春秋遣官致祭遂爲祀典乾隆三年公之六世孫曰淮守杭州重修公祠錢塘令周君勸復附祠地界及舊置田畝刊入祠堂碑記中嘉慶元年有司請再修八年暨道光四年公子孫自桐城再來新葺十年九世孫瑩令臺灣居憂服闋過杭復加補苴焉先是祠堂碑記云清波門外有祠失考子孫皆不之知矣瑩徧求得鹽運副使吳君言舊見南屏一小庵中祀像頗類公三

月二十一日偕至淨慈寺右側由小山徑入得庵曰巖居其庵後別一閣曰天香祠文昌閣之前楹有龕果見公像儼然題銜具在門外碑記頗詳則乾隆八年公六世孫淮爲杭嘉湖道之文也方作祠堂記時求未得故謂失考爾是閣建自明戶部侍郎葛公岷瞻僧以創始故祀侍郎公與侍郎厚數至其地且有恩士子杭人思侍郎愈不忘公乃竝祀公焉亦可見杭人風俗之厚而公之德入人深也謹以月二十有六日甲寅祭於祠越二日丙辰祭於閣鄉人仕杭者莫不嗟歎異之昔瑩令龍溪至海澄謁祭二祠澄人四方來會爭爲酒醴歌舞以樂公神耆老告瑩曰澄人自公興水利至今不忘名其浦曰姚浦春秋祈報甚神未嘗有歉歲皆疫公之子孫築崇禎中爲漳南道公之七

世孫棻乾隆中爲漳州府繼巡撫福建皆嘗來展祭今又及君澄人三見公後矣瑩悚然敬謝而退緬維明季至今二百餘年朝市遷變而民心未忘于公靈爽所憑久乃彌昭非盛德其能有是乎夫人莫不思榮其先苟或不務名德則隕其家聲甚易吾家在前明公子孫槩令龍游孫棻令東陽及蘭溪入

本朝公孫文熊令蕭山曾孫士基令羅田皆稱循吏所治祠祀之而公孫文然以刑部尙書事

聖祖仁皇帝爲名臣

勅祀賢良祠賜諡端恪其他子孫祀于鄉賢者凡七人咸載志乘實能世其先德小子瑩蘭谿端恪羅田三公之裔也敢不益加畏勉乎既祀已乃述其事于祠而爲之文嗚呼凡我公後尙其永念之哉

噶瑪蘭颶異記

皇帝登極之元年六月癸未夜噶瑪蘭風颶也或曰颶雨甚伐木壞屋禾大傷繼以疫於是噶瑪蘭關十一年矣水患之歲五颶患之歲三蘭人大恐謂鬼神降災不悅人之闕斯土也將禳之桐城姚瑩時攝噶瑪蘭通判有事在郡聞災馳至周巡原野傾者扶之貧者周之請於上而緩其徵製爲葯而療其病民大悅乃進耆老而告之曰吾人至此不易矣生人以來此爲荒昧惟狃獠之番睢睢盱盱巢居而穴處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始自吳沙數無賴召集農夫負耰鋤以入荒裔翦荆榛鑿幽險禦虎狼之生番數瀕於死矣乃築圍堡置田園聚族成鄩旣以無所統而

相爲爭奪大吏以聞

天子憫焉然後爲設官而治之黔首綏和文身向化今則膏腴沃壤四民且備城郭興宮室畢婦子嘻嘻而樂利夫山川之氣閉塞鬱結久而必宣宣則洩洩則通通然後和天道也今以億萬年鬱塞之區一旦鑿其苞蒙而破其頽洞澤源與山脈償興陰晦與陽和交戰二氣相薄梗塞乍通於是乎有風雷水旱癘疾之事豈爲災乎昔者羲軒之世純風古處百姓渾渾不識不知未有所爲災者逮乎中天運隆五臣遞王文明將啟而於是乎有堯之水湯之旱聖人以爲氣運之所由洩而不以爲天之降殃於人也不然德如唐堯功如成湯豈復有失道以干鬼神之怒哉若夫地平天成大功旣畢則惟慎修人紀以保休嘉而於是乎時和年豐百寶告成宇宙熙皞臻於邦治苟有失德肆爲淫慝敗亂則鬼神惡之而天乃降災此天地之氣旣通而人事不和之爲厲也今斯地初開雖風水屢滂而不爲異五患水三患颶而民不饑無有散亂何也民皆手創其業艱難未忘室家未阜而不敢有淫慝之思也雖然吾特有懼焉懼夫更十年後地利盡闢戶口殷富老者死而少者壯民惟見其樂而不見其艱也則將有滋爲淫佚而樂於兇悍暴亂者人禍之興吾安知其所極耶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也曰崇節儉修和睦戒佚遊嚴盜賊守斯四者庶乎可以久安而不爲災釀何爲者耆老曰善乃記之

漳州府重修城隍廟記

城隍者守土之神古八蜡水庸是也詩曰崇庸言言崇庸

佐佐庸卽城也易曰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告命者何將出征而有祀以告神也然則城隍之祀自三代以來久矣唐宋後祀神禮眾傳記所載往往以人爲之經生謂其誣誕而莫信焉夫稷之神爲周先后郊禘之神爲周先妣獨非六經之文乎月令五帝五神太皞勾芒者皆古帝王人官甚章章也世儒莫能通幽明之故究死生之說妄謂人死則盡舉凡鬼神之事悉以爲誣又或疑其別有義曲說迂固一何足道獨悲夫

上帝先王治世設教之大用深心汨沒於世俗談經之士爲可歎也

國家功令天下府州縣咸祀城隍立之廟以安其

神錫之王侯伯以崇其爵而世傳京師都城隍爲楊忠愍廣東都城隍爲劉忠宣其他府縣時亦稱爲某人夫抵有功德於民者生盡其義歿享其報理則然矣然受其爵者共其職守其土者祐其民

聖天子以方伯守令治天下都邑之人卽以城隍之神治天下都邑之鬼輔相地宜陰翊

王度故茲斯土者神與吏其責均焉政事之不舉教化之不行倫理失序盜賊不靖若此者吏失其職

天子則黜陟之鬼魅之爲厲風雨之不時有善弗彰有惡弗瘳若此者神失其職

上帝豈無權衡哉且吏有賢否神則無不聰明正直治鬼矣而卽以治人亦以察吏是神之職有重于吏者烏可不敬此廟貌之修所當亟也漳州府城隍神廟在府學宮之

東漢文集卷五終
東歲久頽敗嘉慶二十四年郡守方君慨然倡人士捐萬有千金大工克舉道光七年君以分巡再至尚未竣復倡邦人士捐數百金畢之然後垣楹棖桷丹碧燦爍有司春秋將事有以致虔而萬民觀者罔不肅然臨之在上非僻邪慝之心于焉以戢其再朞年秋八月漳州方早君與守令禱焉禮甫行而雨大至邦人咸謂神之靈果昭昭也工成久未存立石屬瑩爲文乃推原城隍之所以爲神者俾邦人觀焉信乎其不可誣也如此方君名傳穉桐城人所至能樹其績蓋神之相君久矣

東漢文集卷五終

桐城姚瑩石甫著

沈宋二君傳

異時

國家患河決大工數起川楚歲用師乃議助餉予官之法由是出身者既多不能無雜故士大夫至今輕其途余所聞以能吏起家至台司者眾矣人材固不可以資格盡也而粵中二少尹乃以賢稱其文采尤可紀宋永岳字靜齋澧州人也以川楚例歷香山新安巡檢二邑皆劇民富而好訟巡檢因爲利永岳至布衣草履日循於鄉召長老子弟詢所苦如家人敦勸孝弟曉以息訟之利反覆諄誠民多改行爲善邑瀕海患盜姦民通盜販米令丞營弁常以

賂縱之獨永岳境無犯者盜亦不至以是無捕盜功稍遷
海陽丞以細過議斥乃爲醫客於廣東困甚二邑人聞之
多餽之食蛋人得魚逾百里來獻曰賢父母也胡反斥乎
永岳爲人厚重質摯讀書識大義好窮物理精醫所診無
不中嘗語人曰生人大欲飲食男女而已適中則無病卽
病宜行所無事庸醫多殺人者不審病所以投劑好強致
故也又嘗言今之民未嘗不如古在治之者有實心耳上
有威愛及民民必倍分以償其效古今中外一也生平遊
歷好窮山水佳處物色聞見輒識之旣失職無聊乃著書
自娛詩古文皆拔俗自號青城子與香山尉沈蓮善沈蓮
者字舉芙江陰人也少爲諸生有聲久不得志入貲爲山
東縣尉以憂去再銓香山缺素豐尉至皆饒給蓮不善所
爲獨闢小園爲池館竹石之勝日飲酒賦詩其中屏障池
瀆皆自書所爲詩臨池漁釣意翛然不可入以塵俗好客
善談尤熟史事談古今得失輒竟日留客必醉相與久處
有莫知其貧者自山東再起之粵家人不能從獨二逋客
與俱待之終歲無閒力無以償二客相與咨嗟而去性旣
高簡不能得上官意惟蜀彭昭麟喜之彭亦豪雅能政爲
香山令以異政擢登州同知適有某聞香山尉缺之美力
營謀於上將奪之蓮聞笑曰若以爲美乎吾相與耳卽告
病去職不能行彭乃攜與俱之山東桐城姚瑩嘗論兩人
曰宋肫肫長者言多至理所行事類古之循吏沈工詩善
書天性曠遠意趣甚峻有古高士風乃皆沈於小吏吏豈
能污人哉如兩人者可以風矣世獨詆此途爲俗吏何哉

東漢文集 卷之六
復有新安尉鄭師靖者名家子亦能詩雅與沈蓮相似未
之見余聞之王從化令云

仲童子傳

童子仲貽勤者興甯宰仲君柘菴子也系出山東仲氏世
居泰州爲大族柘菴承其尊人松嵐先生家學讀書勵行
以進士合粵中所至講求利弊多所興革政聲大著僅一
子而晚得卽貽勤也貽勤生而穎異神骨清秀爲祖母鍾
愛四歲能誦詩七八歲岐嶷已如成人泰州歲荒鄉人出
粟私賑延柘菴董其事有以僞信記冒賑者眾未之覺貽
勤時十一歲在側獨指其弊其人具服則仍善言遣之同
人皆大驚以爲明斷而能忠厚成人不及也未幾柘菴嫂
氏卒兄雲礪先生老而無子乃以貽勤嗣執喪盡禮而哀
嘉慶十三年隨宦之粵益從雲礪先生受經爲學甚勤苦
詩文清拔見者不知其爲童子作也仲氏自芍坡先生至
雲礪柘菴三世以詩鳴閨閣中無不工吟咏者貽勤讀書
暇時輒與諸姊唱和獻二親以爲娛承顏先意無不至無
事則端坐儼然不苟言笑親友有貧約者必告柘菴爲乞
飲與家人有小過必爲婉解而私訓之以是上下咸服事
之以成人禮已而得咯血疾屬家人勿言恐爲二親憂也
病甚猶談笑賦詩以娛親意十六年元夕忽解衣投柘菴
曰大孺人至矣遂跌坐而歿歿年十六歲聘田氏女年與
相若前一歲柘菴迎至署中未婚而貽勤卒女遂持服誓
以終焉柘菴年逾五十與兄雲礪僅一子蚤慧而殞聞者
惜之柘菴乃檢其所作詩文梓以示人韓桂飴中丞親爲

東坡先生集 卷之六 三
之序一時聞而以詩弔者百數桐城姚瑩乃爲之傳

張阮林傳

阮林名聰咸一字傳巖桐城張氏故太傅文端英之五世孫也高祖工部右侍郎廷璩祖貴西兵備道曾敷皆以甲科貴父元位副榜貢生巴州州判君幼穎悟爲祖父鍾愛家故世族又自矜貴未冠能文有才氣好作駢麗之體睥睨同輩年十九遊從祖菜園先生之門見里人姚瑩與語大驚悔其所作盡焚之曰世固有不朽之學此不可羞耶是時阮林氣方盛有文章譽瑩乃最少人以爲難由是博極羣書以著作爲己任詩尤雄麗取法漢魏而以少陵爲宗沈摯渾勁一洗昔人膚襲之陋惜抱先生主鍾山書院阮林以詩往質先生復書有奇才之譽先生未嘗以奇才許後進獨阮林與劉君開得稱劉亦甚推君詩嘉慶九年鄉試罷歸遇太倉某與論音學如夙契語人多不解者獨瑩能辨竟習之遂通古今聲韻著音韻辨微八卷以傳其學十二年再試又罷乃之吳下友人李宗傳令浙中召教其子大攜書往卒成左傳杜注辨證金壇段若膺亟重之以爲左氏後不可少十五年舉於鄉試禮部不第得覺羅官學教習留都下三年屏酬應著書蒐輯漢魏晉宋二十四家逸史字淋漓几席壁間皆編又兼治諸經不懈以勞咯血十九年二月卒年三十二聞者無不爲之惜也阮林性廉介不妄取而好義急人之難如恐不及與人交誠篤有終始學不趨時好然書出雖異趣者亦服云阮林在京日嘗自定其詩致瑩粵中屬與合刻未至及疾革友人收

東漢文集 卷之六
其稿得詩四百餘首雜文若干篇漢晉逸史已成若干卷
未成若干冊左傳杜注辨證十二卷皆未刻經史質疑一
冊已刻又音韻辨微六書正體開寶詩品數種軼先是左
傳杜注辨證成以示姚瑩瑩自嶺外貽書勸之以爲杜學
不可廢服賈諸說雖存者不無善於杜氏但當兼錄以俟
折中有所偏護則非阮林乃易今名臨歿復語友人姚東
之此書勿刻其虛中又可嘉云

春麓先生傳

先生姓吳氏名賡枚字登虞桐城人父貽詠乾隆癸丑會
試第一吏部驗封司主事先生幼從父學工爲文中乾隆
己酉舉人景山官學教習嘉慶己未成進士以庶吉士充
實錄館纂修授禮部祠祭司主事擢郎中纂修會典及學
政全書轉山東道監察御史掌江西道先生爲人樸直方
謹敦品勵行慨然有風俗人心之志在部十餘年遇事論
議必依據禮經而折以

國制嘗以兩命無抵兩生捐復事與上官力爭幾爲所齟
齟久之禮部有地租事訟三年不解先生三日平之嘉慶
十八年林清作亂先生五鼓急入城至部同官以賊故皆
早散先生獨宿部署或危之曰賊起倉猝事未可知豈可
空部無人乎禮部有無著地租積年不征又例不當免先
生創議逃亡死絕及水流淹壓者悉請免之餘租尙數千
分年徵入以紓民力爲御史數上疏皆以人心風俗爲急
遭母憂歸遂不出主講徽歛安慶書院教士論學一宗朱
子學者稱春麓先生治家力崇儉約待人有禮大要歸於

和敬子弟皆恂恂率教里中言禮法者必稱吳氏居鄉無所私遇邑中利害事必首倡以率既得疾猶殷然以時務爲憂蓋其所蓄甚大未盡厥用也道光乙酉卒所著疏稿詩文集若干卷

朝議大夫刑部郎中加四品銜從祖惜抱先生行狀

曾祖諱士基康熙舉人湖北羅田縣知縣

祖諱孔鋈 皇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晉 贈朝議

大夫

考諱淑 皇贈朝議大夫禮部員外郎

嘉慶二十年九月惜抱先生卒於江甯鍾山書院從孫瑩在京師聞之哀愴涕泣戚友咸唁乃卜日設奠於郡城之西爲之主而哭之越日先生之門人前江南道監察御史

翰林院編修陳君用光語瑩曰吾師以德行文章爲後學師表者四十餘年所當上之史館其生平出處言行之大綴而狀之弟子之責也子於先生屬最親曷條其畧瑩無似不能有所撰述以表先生副侍御之屬謹以所知對先生名勳字姬傳世爲桐城姚氏先刑部尙書端恪公之元孫也先生少時家貧體弱多病而嗜學澹榮利有超然之志先曾祖編修薑塢府君先生世父也博聞強識誦法先儒與同里方苧川葉萼南劉海峯諸先生友善諸子中獨愛先生每談必令侍方先生論學宗朱子先生少受業焉尤喜親海峯客退輒肖其衣冠談笑爲戲編修公嘗問其志曰義理考證文章殆闕一不可編修公大悅卒以經學授先生而別受古文法于海峯乾隆十五年舉於鄉會試

罷歸學益力疏食或不給意泊如也二十五年丁贈朝議公艱越三年中禮部試

殿試二甲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改禮部儀制司主事二十三年充山東副考官還擢員外郎逾年再充湖南副考官明年充

恩科會試同考官改擢刑部廣東司郎中四庫館啟選一時翰林宿學爲纂修官諸城劉文正公大興朱竹君學士咸薦先生以所守官入局時非翰林爲纂修者八人先生及程魚門任幼植尤稱善金壇于文襄公雅重先生欲一出其門竟不仕書竣當議遷官文正公以御史薦已記名矣未授而公薨先生乃決意去遂乞養歸里乾隆三十九年也先是館局之啟由大興朱竹君學士見翰林院貯水

樂大典中多古書爲世所未見告之於文襄奏請開局重修欲嘉惠學者旣而奉

旨搜求天下藏書畢出於是纂修者競尙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以爲空疏掙擊訕笑之不遺餘力先生往復辨論諸公雖無以難而莫能助也將歸大興翁覃溪學士爲敘送之亦知先生不再出矣臨行乞言先生曰諸君皆欲讀人未見之書某則願讀人所常見書耳梁堦平相國屬所親語先生曰若出吾當特薦先生婉謝之集中所爲復張君書也先生以爲

國家方盛時書籍之富遠軼前代而先儒洛閩以來義理之學尤爲維持世道人心之大不可誣也顧學不博不可以述古言無文不足以行遠世之孤生徒抱俗儒講說舉

漢唐以來傳註屏棄不觀斯固可厭陋而矯之者乃專以
考訂訓詁制度爲實學於身心性命之說則斥爲空疏無
據其文章之士又喜逞才氣放蕩禮法以講學爲迂拙是
皆不免於偏蔽思所以正之則必破門戶敦實踐倡明道
義維持雅正乃著九經說以通義理考訂之郵選古文辭
類纂以盡古今文體之變選五七言詩以明振雅祛邪之
旨嘉定錢獻之以考證名尤精小學先生贈之序曰孔子
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
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
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
長說及其蔽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
蓋魏晉之閒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

誕頽壞迄亡天下然世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
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
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
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畧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
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
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
尙忠商尙質周尙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
蔽則所尙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矣
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
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
量以闕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朱程而宗漢之士枝
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甯非蔽歟又與魯賓

之論文曰易曰吉人之辭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廢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闕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邃而通者義理也雜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閔閔乎聚之於錙銖夷懌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雞伏卵其專於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也既還江南遼東朱子穎爲兩淮運使延先生主講梅花書院久之書紱庭尙書總督兩江延主鍾山書院自是揚州則梅花徽州則紫陽安慶則敬敷主講席者四十年所至士以受業先生爲幸或越千里從學四方賢雋自達官以至學人士過先生所在必求見焉錢唐袁子才詞章盛一時晚居江甯先生故有舊數與往還子才好毀宋儒先生與之書曰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後人爲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詆毀之訕笑之是詆毀父師也且其人生平不能爲程朱之所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爲天之所惡乎先生貌清而癯而神采秀越風儀閒遠與人言終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干自少及耄未嘗廢學雖宴處常靜坐終日無惰容有來問則竭意告之喜導人善汲引才雋如恐不及以是人益樂就而悅服雖學術與先生異趣者見之必親

南康謝蘊山方伯見先生退而嘆曰姚先生如醴泉芝草使人見之塵俗都盡青浦王蘭泉侍郎晚歲家居集海內人詩至先生曰姬傳藹然孝弟踐履純篤有儒者氣象其見重如此禮恭親王薨遺教必得姚某爲家傳德化陳東浦方伯未卒前一歲屬先生曰某死必得先生文以誌吾墓新城魯絜非以文章名江右始學於閩中朱梅崖先生梅崖於當世文少所推許獨心折先生以爲不及魯乃度江就訪使諸甥受業自康熙朝方望溪侍郎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爲文章正軌劉海峯繼之益振天下無異詞矣先生親問法於海峯海峯贈序盛許之然先生自以所得爲文又不盡用海峯法故世謂望溪文質恆以理勝海峯以才勝學或不及先生乃理文兼至方劉皆桐城人也故世言文章者稱桐城云嘉慶十一年復主鍾山書院十五年值鄉試與陽湖趙甌北兵備重赴鹿鳴宴

詔加四品銜先生年八十矣神明如五六十時行不撰杖兵備年亦八十二觀者以爲盛先是先生居江甯久喜登攝山嘗有卜居意未決遷延不果歸二十年七月微疾九月一夕卒於院中年八十五門人共治其喪生平所修四庫書及廬州府志江甯府志六安州志官書別刻外自著九經說十九卷三傳補註三卷老子章義一卷莊子章義十卷惜抱軒文集十六卷文後集十二卷詩集十卷書錄四卷法帖題跋一卷筆記十卷古文辭類纂四十八卷五七言今體詩鈔十六卷門人爲鏤版行世先生兩主鄉試一爲會試同考官所得士爲多涪州周興岱昆明錢御

東溪文集 卷之六
史澧曲阜孔檢討廣森其最也門人守其經學爲詩古文者十數輩皆知名尤愛潔行潛志之士上元汪兆虹志高而行芳學必以程朱爲法年二十六卒先生深惜之爲誌其墓謂眞能希古賢人而異乎世之學者生也先生之受經學於編修薑塢府君也編修之學以博爲量而取義必精於書無所不窺論辨條記甚多而不肯譏述編修公已沒先生欲修輯遺說編纂成書而不就仿日知錄例成經史各一卷曰援鵝堂筆記以授瑩使卒其業且戒之曰纂輯筆記此卽著書不可苟作大約欲少而精不欲多而蕪近人著書以多爲貴此但取欺俗人耳吾閱之乃無有也瑩受教未及成書而先生歿矣先生原配張宜人故黃州府同知諱某公女生一女而卒繼娶宜人之從妹故四川屏山縣知縣諱曾敏公女生二子二女長景衡乾隆五十七年舉人江蘇泰興縣知縣次師古長女嫁張元輯次嫁張通理三適潘玉側室梁氏生一子執雉以執雉後從兄羲輪乾隆十八年舉人廣西南寧府同知編修仲子也十一月從孫瑩謹狀

先府君行畧

嗚乎天之惡不孝瑩也塞其遇蹇其躬困躓顛連極其凶禍以及我先府君嗚乎瑩之負罪先府君也府君性嚴嫉惡不苟容而瑩好爲姑息府君介約不妄取與而瑩喜爲豁達府君謹愼事求切近而瑩不度德量力果於任事府君常戒之而不能改府君就養海外不樂思歸而瑩被議後遷延經歲甫內渡而府君遽病竟不得歸嗚乎瑩之負

罪先府君也府君始生逮事先曾祖詩古文經學頗得緒言未冠而失先祖母家亦中落遂廢學以牋記客遊粵西歷江蘇浙江山西江西以至廣東幾三十年伉直不能諧俗所如寡合常鬱鬱不自得粵東令倅以捕盜爲功鹽大使某購亡命數人將以海盜報獲府君力爭之事得寢所歷之地遇獄枉者不避嫌怨危言救之生平不爲刑名之學而律意甚精以是益爲媿媿者所忌先王父卒於儀徵惟先叔父在側府君自嘉興聞訃奔往以不及視含斂也大恨終身每言次及先王父或朔望祭祀輒歔歔不輟嘉慶戊辰瑩成進士府君手諭勉承先德而以僥倖功名爲戒府君好有用之學史事尤熟自經史逮百家言有關世用者手抄數十帙以授瑩曰虛心求之實力行之沽名欺世吾所深惡也辛未自粵東歸里丙子瑩得福建平和令迎府君與母太宜人就養凡吏事得失與政教所當先後朝夕督教之瑩得秉承故厯平和龍溪所至士民親洽事無曠廢及去任士民焚香泣送者常數千人環府君輿不去觀者榮之府君顧瑩兄弟曰是奚足榮耶吾懼汝市虛名爲吾羞耳己卯瑩調臺灣奉府君與太宜人渡海府君年五十有六矣精力飲食甚健猶時拓彈弓以習勞逾歲忽得風疾手足稍不便有沮瑩於上官者府君曰可退矣時瑩負官債欲期年償之乃奉兩大人歸未幾有噶瑪蘭之役噶瑪蘭在臺灣北山後距郡十三日程本番地新闢多瘴府君遂留郡中提督羅公奏旨渡海捕盜瑩至噶瑪蘭擒著名賊目首從十餘人解郡

東溪文集 卷之六
府君欲貸其一二而諸盜至郡皆談笑歌呼以爲更十八年皆偉丈夫也府君歎曰天下固有至愚若此者哉益可憫矣內三人竟得末減淡水男子朱蔚者自稱明後妄造妖言入囑瑪蘭煽惑愚民圖爲亂瑩訪獲之或忌其事倡言於郡曰小民顛疾耳時方太平焉有此事瑩以黨證明確妖書木印悖詩皆具臺灣浮動當以朱一貴林爽文爲戒府君曰無爭也事關釀亂有司之責幸未起獲其首逆誅否聽於上官且吾不願汝以多殺爲能也令出所獲物盡獻而焚之蔚至郡屢訊皆實卒以狂疾抵罪瑩尋以前知龍溪有過失議罷敘前獲海盜事得

旨引見以官負年餘不能行旅寓甚乏臺灣士民餽薪米不絕且醵金償其負府君責瑩曰汝在任不肯擾民今罷官而累民若此賢不肖相去幾何哉府君素善飲秋後步履稍重總兵音公善瑩將去鎮特造府君請節飲府君感公意遂不進酒然步履益重氣逆時作壬午秋瑩公事始竣內渡登舟前日疾大愈臺灣士庶及同官送者相隨數十里至於舟中甚眾府君酬酢不倦飲食歡笑如平時夜猶秉燭觀書竟一卷始就寢未逾時疾忽大作遂不起當疾亟時顧瑩無他言惟以恤刑愛民虛心聽訟爲諭嗚乎瑩之負罪先府君以有此也嘉慶二十四年恭逢

睿皇帝萬壽覃恩府君以加三級得
誥封奉直大夫母封宜人先王父母皆賜贈如階府君爲王父母位祭告畢仍以常服終身蓋痛先王父母之早喪也嗚乎痛哉府君諱駉字襄緯號雲浦晚號醒庵世爲桐

東漢文集 卷之六
城麻溪姚氏自明景泰中先雲南布政使參政諱旭以循吏顯先福建汀州府知府加副使諱之蘭先兵部職方司主事前蘭溪縣知縣諱孫棐皆爲循吏卒祀名宦及鄉賢祠至

國朝先刑部尙書諡端恪諱文然事

聖祖仁皇帝爲朝重望

世宗憲皇帝特敕祀賢良祠先湖廣羅田縣知縣諱士基惠政愛民卒祀名宦祠是爲府君之高祖

贈朝議大夫增生諱孔鏜爲府君之曾祖早卒妣任誥封恭人

欽旌貞節翰林院編修諱範爲府君之祖以詩古文經學著世所稱薑塢先生者也妣張先王父諱斟元邑增生妣張繼妣徐府君以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歲八月十六日生卒於道光二年壬午十月二十八日年五十有九十八歲而吾母張太宜人來歸生兄朔兄鑾及不孝瑩弟四和兄鑾弟四和殤有孫三繼光啟昌應昌皆兄朔生女孫二瑩不孝不能仰承遺訓追念生平多違府君意萬死莫贖尙何言哉尙何言哉顧念府君承累世賢哲之遺風義質仁懷與世不偶不孝等斬焉衰經之中憂泣昏憤於其嘉言懿行未能一一記憶兄朝執瑩手泣而言曰此弟之責也余兄弟旣不孝負罪府君府君之志行不可不紀其實以告二三交遊貽世世子孫使知府君且誌予兄弟之慟瑩泣拜受命述狀如左嗚乎痛哉

先太宜人行畧

嗚乎吾母太宜人棄不孝而逝也瑩之罪通於天矣昔者先府君歿於海外歲在壬午瑩方罷官奉部檄入都甫登舟府君暴疾棄養太宜人憐瑩困命兄朔奉柩先歸而自留閩瑩乃授讀於臺以養卒服北行太宜人命之曰吾年暮傷離不欲遠汝故不歸今之京師且七千里然復官例得還閩吾仍待汝也瑩泣拜而行丙戌正月至京奉

旨以獲盜改降援例得復歸部銓選戶部執閩中鹽課事往返檄問既白然後吏部注冊時距去閩十有六月矣太宜人聞之曰閩既不還則近地宜瑩請於部今年三月當選而太宜人凶問至嗚乎傷哉太宜人之音容不可見矣其生平淑德懿行不可泯沒謹撰次其畧惟當世大人君子憫而鑒之太宜人桐城張氏故太傅文華殿大學士諡文端元孫女也祖若霽河南武安知縣父曾翰雲南尋甸州吏目三歲失母依祖父母居少慧善讀曉經史大義尋甸公每聞讀書聲則嗟歎恨非男也二十歸先府君事先大父母承顏逆志先大母有疾久嬰牀第太宜人雞鳴趨侍至夜分未嘗離側飲食衣服必躬親大母愛而憐之強命退休則暫匿戶外如是者歲餘不衰及歿喪次哀戚聞者動容是時家中落大父以孝友聞財產非所意遂卽於貧乃攜先府君出遊幕食太宜人持家事叔娶姑嫁皆如禮貧益甚悉遣僕婢并白親操瑩兄弟方幼太宜人竭蹶延師教之每當講授太宜人屏後竊聽有所開悟則喜苟不慧或惰則俟師去而笞之夜必篝燈自課瑩兄弟詩禮二經皆太宜人口授旦夕動作必稱說古今賢哲事鄉里

中某也才某也不肖歷舉之以爲法戒又時及

本朝掌故蓋所聞於外家諸老先生者及學爲文太宜人
手鈔制義數十篇唐詩百首與讀字畫端楷業師驚歎方
是時吾家困甚居宅卑隘太宜人晨起督瑩兄弟灑掃糞
除門庭整潔待先生飲饌雖約必精親族過者見之咸謂
是當興起吾家矣乾隆甲寅桐城大水室中水三尺浮板
以棲炊爨爲斷外伯祖菜園先生暨羣舅饋之米炭乃得
食然太宜人甚自好族戚雖豐厚未嘗以貧乏告里人某
暴富兄弟以貲爲大官聞太宜人之賢欲婚瑩兄弟或居
閒爲言太宜人不許曰吾不以貧乏乞食族親顧令吾兒
仰婦家錢耶是年先大父歿於儀徵太宜人聞耗慟幾絕
府君輿榷歸龜勉成禮未幾復出數歲不返太宜人卒撫
瑩兄弟以至於受室嘉慶丁卯瑩舉於鄉戊辰會試中式
不見用南遊粵東兄朔亦就幕浙西家食稍給府君乃以
辛未歸里先叔父客晉中死太宜人佐府君經紀其喪撫
育遺孤如己出尋旬君卒繼配王孺人無子太宜人就之
居奉事一如所生有妹適戴氏而寡太宜人贍其衣食丙
子瑩始仕平和迎府君暨太宜人就養逾年調龍溪俗強
悍好鬥盜賊滋多瑩治之嚴太宜人戒之曰古者循吏治
術不同固當因地制宜然吾不願聞鞭扑聲今汝德不掩
威其能無憾乎已而去任士民焚香泣送者數千人或爲
祠以祀太宜人乃喜曰吾無慮矣己卯調臺灣瑩以太宜
人涉海爲憂太宜人曰吾固甚健思一見海外風土且汝
得常見可同渡也乃奉兩大人至臺灣道光元年瑩調噶

瑪蘭通判太宜人雷郡瑩尋以龍溪公務有過差罷職噶瑪蘭任內獲盜得

旨引見甫啟行而府君卒於鹿耳門顛沛流離至福州羈滯不歸以至於茲也嗚乎傷哉先府君之歿也瑩兄弟猶在邾下今兄朔方營葬里中瑩又需次京師病不奉湯藥死不視含斂尙何言之有惟當世大人君子鑒吾母之賢哀諸孤之不肖賜以銘言俾吾母懿行得聞於世不肖之咎其或有瘳焉

朝議大夫福建漳州府知府周公墓誌銘

道光三年四月知福建漳州府金匱周君有疾再乞休制府兼中丞武陵趙公慰留之翼日君卒公大惋悼親制挽辭卹其後事桐城姚瑩嘗辱知於君君尤愛瑩文辭遺孤以行狀來乞銘其墓惟君生平文學治行著聞海內於法當銘乃不辭而綴次之曰君姓周氏名鏞字懷西一字犢山系出宋右丞相文忠公十二傳始自陸墅遷獨山八傳至君祖宏諭熟海道賈於琉球日本諸國風雨晦霾中辨悉島嶼如視諸掌父宗琳少從出洋有膽力遇颶風鄰舟傾覆輒駕小船飛救惡浪山湧人皆失色卒救其人而還好醫善治痧暴死者輒能蘇之尙義樂施出於天性以故常貧兩世以君貴贈如君官祖母楊贈孺人母陳封太孺人累贈太恭人君生而岐嶷父以貧將命習賈同里老儒何芥舟異之願授業遂通經史十七補郡庠乾隆己亥恩科舉於鄉乙卯大挑以知縣至浙江補景甯令地瘠甚每歲錢糧奏計皆下考人苦之君親詣四鄉就田問賦歷年

未輸一清忌者惡其能巧中以事遂請終養歸陳太恭人
尋卒服闋再之浙江歷常山餘姚鄞所至弭盜緝兇治獄
如神鄞地濱海潮江水乘潮注不可用灌溉取山泉必禦
鹹蓄淡邑西有狗頸塘內江外河爲障水要道自南唐以
來屢築屢頽前人築橫隄堵之塘斷而河亦塞君乃於塘
基本椿之中悉填以石外夾巨石甃之使與水平而後加
土於斷河西北岸買田鑿河取田土入廢港盡實之由是
塘基寬固而古河亦通易名水鎮塘灌田萬頃又於邑東
增開東錢湖嚴其啟閉治范家湫移其隄堰下之田取給
於江堰上之田取給於湖民大便之平陽官民互訟屢構
大獄撫軍檄君往撫定之嘉慶十四年七月颶風作暴雨
秋收大歉君召富民諭之曰平陽僻處海隅糧食例禁海
運商販不通來春飢民必擾聞民間食薯絲一觔可抵升
米而升米之價可易薯絲四觔是以一人之食活四人也
今平陽禾薯俱傷而甯波台州兩郡薯大熟海運所不禁
亟往市之眾諾乃出教招商買而上狀請輕其關稅不一
月贖足明年鄰邑乏食大擾平陽獨宴然制府書公令各
屬陳利弊君上言利弊不可勝窮有一利卽有一弊始也
因利立法而弊卽伏於法之中其繼變法救弊而弊又生
於法之外雖朝更暮改何益方今所患者非法之未備患
州縣未得其人卽得其人又患法太密而信不行乃陳六
事一曰資格宜破二曰處分宜寬三曰事權宜假四曰捐
款宜裁五曰名實宜覈六曰賞罰必信又上書玉撫軍極
言上司書吏之弊語皆切直海寇蔡牽犯臺灣突圍竄堤

督李公長庚追之君上言曰賊畏閣下如虎望風輒遁庶
未能制其死命者尾追而不能逆擊也賊以海爲家漂泊
靡定閣下統數鎮之師偵跡馳逐賊南亦南賊北亦北曾
無一旅遮其前者此猶去網追魚雖勞何益况各鎮在外
內地反虛土盜乘機蔓延亦非計之得者竊就三省而論
廣東其前門也福建其中權也浙江其後戶也如以浙江
一省而論則温州前門也黃巖中權也定海後戶也鎬以
爲宜使三鎮各守其地搜捕土盜以絕偷漏接濟閣下與
閩粵提帥隨賊所至賊自閩至浙則溫鎮截其前而閣下
與福甯鎮躡其後賊越溫而下則黃鎮截其前而閣下與
溫鎮躡其後賊又越黃而下則以定鎮截其前而閣下與
黃鎮躡其後賊之自浙而閩自閩而粵也亦如之不一軍
賊必弊而土盜亦不能作矣以卓異薦擢嘉興府乍浦同
知歷署甯波嘉興嚴州紹興諸府所至興利除弊尤盡心
於勸災恤荒省有大獄不決必檄君治之皆得其平去任
日士民無不遮道攀留者乍浦民每見君攝郡數月輒逢
人問曰我周公何久不歸也其爲民所愛如此道光元年

二月

特旨授衢州府知府郡有孔氏家廟宋寶祐三年建年从
頌圯移聖像於別室君往展謁怒焉請大府興修而已先
捐俸以勸輸者未興工移漳州君經理俱備而後行圻者
啟士於敗壁得康熙中樂清教諭方鑑藏簡云百四十年
杜召重修蓋方在李文襄募府計文襄倡捐復建時至君
請修之年適相符云漳州爲閩中劇郡最難治君采訪與

情推求治本上言六事一曰造徵冊以清糧賦二曰嚴佐雜以專責守三曰肅營汛以制凶暴四曰責家長以馴子弟五曰重初辭以防誣濫六曰修教職以化愚頑大府皆嘉許行之君治郡暮年士民洽信二年十月自陳不能教化乞休不許更兼攝汀漳龍巡道事三年春得疾再求退未報而疾革遂卒年七十誥授朝議大夫逾月中丞孫公至閩言

陞辭日

上諭漳州知府周鎬甚有吏治朕所特用其往觀之嗚乎君之治行晚乃上聞

天子方嚮用而君遽卒惜哉君性澹泊食不重味聲色貨利無所好束髮以至晚年未嘗廢學所著古文六卷古近體詩四卷課易存商一卷讀書雜記一卷隨筆雜記一卷娶陳恭人先三月卒生子男三人汝育國子生以蠲賑議敘州吏目汝雍山東范縣知縣汝京國子生女三人閨室芮氏生男五人汝直汝言汝立某某男孫五人建楯建樞建盈建棟建標以某月日歸君之喪葬於某鄉之原銘曰厥有哲人興自梁溪粹乎其德沛乎其辭以此德辭發爲吏治去有遺思在無留事馭長途短不竟馳驅蹇蹇大業曠日不渝梁溪湯湯元老所嗟信史求徵我銘非夸

亡姑壙誌銘

嗟乎女子不幸許字未嫁而夫死悲矣識從一之義雖未嫁而守其志終身重可傷也乃求守其志不得而又不欲自爲名以傷親志含悲隱泣卒保其身以死身完而志遂

東漢文集 卷之八
節成而孝全若此者其惟吾亡姑乎姑於從父姊妹行居
四吾祖春樹府君長女也春樹府君先娶張太宜人爲歸
化令曾太公妹歸化之配姚孺人又府君族姊也張太宜
人歸府君一年而卒無子府君痛之繼娶徐太宜人生姑
及醒庵府君兄弟乃以姑許字歸化之季子法姑莊麗而
慧婉婉嫻順春樹府君愛之法亦蚤慧善讀書未冠而卒
姑年十八聞凶問以未嫁也不敢哭於父母之室將往服
夫喪則禮無未納吉而服夫喪之文毀飾啜泣絕粒者十
餘日春樹府君徐太宜人強慰之乃起自是不爲容既逾
年春樹府君潛與徐太宜人謀別字於馬氏數月而後姑
知之遂病未幾卒竟無一言病革之夕惟請姚孺人往執
手一長慟而已嗟乎姑之志乃如是哉夫聖王之制禮也
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不及則悖過則矯女子許字未嫁而
夫死以女子終身不貳可也未成乎婦而服於夫家則過
矣父母愛女懼不能終其志而別字之在家猶全乎女從
父可也守不貳之志或激烈捐軀則違親命而且以傷親
之志可乎故不服張氏之喪禮也素服不飾矢志靡他貞
也知親已別字而口不言無違父命孝也卒全其身不及
請期而死節也死以病聞不徇名以傷親志智也自古女
子處非常之變而能從容中禮無一毫之憾孰有如姑者
哉姑既亡春樹府君大慟悔之語醒庵府君曰吾誤汝姊
矣命俟張太宜人之葬也而以姑附明其志在張氏也醒
庵府君謹志之以貧遊四方久不克營大事越五十四年
道光十三年月日瑩與兄朔始得卜兆於某山之麓以姑

附葬張太宜人側俾世世子孫無忘姑祀而復春樹府君之命姑生於乾隆二十五年某月日卒於四十四年某月日年二十塋間諸吾母張太宜人蓋醒庵府君之言云爾銘曰蘭匪不芳而春則萎玉匪不潔而璞已摧未見君子身將安歸志不可奪父不可違生死爲女何所虧海枯石爛白日馳貞砥之鏘涕漣洩

方孺人權厝銘

族弟緒周有賢婦曰方孺人諱某香雲其字也爲余外舅綸齋君叔女幼而聰淑善事父母二姊長歸馬元伯郎中次歸余同懷三人友愛篤摯雖各適而財貨相通心情相卹世之善爲兄弟者弗逮也性既柔順而才女工精勤經理家政尤有法緒周以縣丞在籍候選仍爲學甚勤孺人佐之所以將順勸勉者無弗至聞所與師友賢則喜每出私財留客雖夜分不怠姑以勤儉起家用財有節奴僕或苦之孺人密出已資以代姑不費而人不怨佃人某負租無償將訟官矣孺人憐其老且久佃爲之籌計而解之羣佃大感相戒竟無負者生子芳延師於家師方嚴人咸有難色孺人獨禮敬之數年不懈媼戚中有以急告者輒語緒周爲謀而助之姑始待之嚴雖盛怒孺人未嘗不婉容順受卒得其歡乃已竟十六年孝謹益甚乃大憐愛之然孺人竟得疾道光壬午卒年三十八未卒前檢視所有篋篋盡扃封之而獻鎖鑰於姑姑哭之慟厚殮之歿後數年愈益思每言必泣曰安得見吾婦乎余少卽知孺人之賢余游粵中家嘗有急往往賴孺人助家恒德之余歸則孺

東坡文集卷之六
三
人已歿見孺人之姑及族黨交稱之不置緒周謂余曰孺人處爲淑女嫁爲賢婦今雖未葬願得文以誌乃不辭而爲之銘曰
事上而順惟柔德之正不冠而才惟淑惠之諧德而不壽誰執任其咎文則匪工而銘之幽宮庶以永其終

孫宜人墓誌銘

宜人姓孫氏署漳州知府泉州府同知華亭許君原清之元配也父凝巖君婁縣庠生常幕遊母卒時宜人未笄兄年十六從戚屬習爲賈弟義立義鍰皆幼宜人慨然請任家事操作如成人課弟讀嘗脫其屣自織於案側監之所居別院花木繁盛數歲不一窺義立感奮業成爲名諸生兄患血疾歸宜人護視甚謹不解衣者逾月凝巖君以是無內顧憂年二十三歸許君翁知其能任以家事不可曰新婦佐中饋知敬順而已敢輒主乎無鉅細必咨稟而後行嘗有疾翁憐其弱予以襪受之而不服曰翁年且衰備旦暮進也未幾遂卒宜人幼知書好列女傳三國志性尤嚴不苟色笑御下甚寬而人憚之非其資稟之殊乎其生以乾隆甲辰八月卒以嘉慶戊辰十二月年二十有五庚午三月葬於橫雲山小赤壁附先塋側道光九年許君屬桐城姚瑩銘之其辭曰
女之毅也不熒而媪婦之婉也惟脯與棗德之令也胡年則天鬱此幽宅山峙水浩

廣東鹽運司知事王府君墓表

松江王氏之先系出瑯琊宋南渡始遷金山張溪 本朝

東漢文集 卷之六
農山先生夏遷郡城西門外之竹竿漚故爲華亭人農山先生爲御史以文章名天下有賢子三長曰少傅武英殿大學士文恭公頊齡公之子二長梅圃府君圖新以廕生候補員外郎次雲漢府君圖壽候補主事梅圃無子以雲漢之季子爲賢而立之是爲廣東鹽運司知事菊隱府君府君有子二長達嘉慶六年進士湖北鄖縣知縣次慶曾太學生慶會能詩工駢體文清麗有奇氣從其戚王從化令所桐城姚瑩時客於令交焉慶會泣謂瑩曰某不肖忝其祖矣自從先府君宦粵東二十餘年府君歿於官不能以柩歸葬兄今始得微祿將謀卜兆先府君生平孝義洪達未有立石之文懼久而湮也敢以銘請久之又出其家譜與府君行狀瑩受而藏諸笥未有以應越七年始得綴次之曰君諱祖佑字葆成菊隱其自號也松江王氏之族科第仕宦天下聞之矣君以宰相家孫娶兵部右侍郎蔣君元益女少有文才且賢固宜貴顯然僅補縣學生數鄉試薦而不售以鹽運司知事至廣東十九年而後補官久之亦竟不遷嘉慶九年五月卒年六十二貧不能歸其櫬抑獨何哉君家故不豐有田二百畝文恭家傳圖書珍玩猶多自出仕則以託於伯兄諸姪爲之蕩盡君不以爲憾歷署大洲香山海陴海甲諸場大使所得俸入悉以養族戚中貧者喜詩酒座客常滿遇能詩者尤傾意接之廚中屢置不顧也性旣豪而傲上每謁次意致落落坐是久不調君亦不以爲戚賦詩怡然貧益甚卒以酒致疾所著詩有抱甕鳴秋二集在香山日與縣令彭君翥守備黃公標

善黃爲水師名將君時助之擒賊黃甚德之彭君逐盜於
廣海洋府君以二船助之擊破盜舟三獲舟二擒賊六十
餘人事上彭列君名堅辭曰此非鹽場官事彭尋遷潮州
海防同知黃洵升左翼鎮總兵加提督銜君不以爲歉也
君未卒前六年蔣孺人先歿有孫六人怡恒愷達出也恂
慎愷慶曾出也嗚乎以君之才之德而止於如此其將培
根植本以昌大於子孫乎是未可知也表諸墓惟紀其實
焉

鄭君墓表

鄭君名兼才字文化六亭其自號也世爲閩德化縣人祖
某龍巖州學訓導考某贈修職郎閩清教諭君生而誠重
刻勵讀書不好外事年二十遊學河南三年乃歸乾隆五
十三年選拔入都肄業國子監有聲留都下九年考充正
藍旗官學教習期滿用閩清教諭歸嘉慶三年鄉試以第
一人中式會試再罷禮部奏留都不開缺仍予食半俸凡
任教職留都會試者如此例自君始也後試復罷乃歸就
安溪學立規條嚴師道敦廉恥正文品人士翕然從之倡
建崇聖殿及四祠時已奉檄調臺灣君特留竣其工而後
去臺灣文廟將圯君出廉俸修葺人士爭出貲盈萬工克
竣海賊蔡牽犯臺灣郡城戒嚴道府夜檄君稽奸匪市井
晏然已閉各門留西門樵汲以君守之自冬至夏官民稱
便賊旣退官兵四出搜捕仇家任意株陷君毅然上言民
困請安撫有欲環城開河溝者君力陳不可議乃寢於是
大府皆知君才以守城功議敘江西長甯縣知縣辭不就

請釐正臺灣鄉賢名宦忠義孝悌諸祠臺灣數兵燹昭忠
祠祀諸死事文武多遺佚君分別條列名氏事蹟請補祀
格吏議不果行邑志久不修謀於邑令薛志亮修之舉謝
教諭金鑾屬橐而君搜羅考訂時稱精覈皆辭長甯令留
臺灣事也十三年會試罷歸赴建甯縣學士聞君名爭就
學禁婦女入廟誦經及商人大成殿祈禱風俗一變二十
三年臺灣縉紳謀修府志僉狀願得謝教諭及君臺灣守
狀上大府請召二人而謝已先得風疾將調君以會試辭
既行留二年終不第歸布政使乃以臺灣之請調君至則
前守已故府志不果修君乃取先修縣志重刪定以刊再
請兵備釐正昭忠祠自朱一貴亂後凡五用兵死事文武
弁兵義勇人千一百有奇神位名氏皆自書之祠已頌君
經營重構盛夏督工勞甚君年已六十五矣竟受暑疾以

七月日卒君三遇

覃恩皆例授修職郎悉以地封叔及仲叔二兄君歿之前
月吏部推升泉州府學教授子二長光篆次光荀有男孫
四女孫四女曾孫一君生平論學以植綱常爲主一官所
至輒興工營建諸事皆有成功尤以吏治民風爲亟每建
言大府陳利弊皆切要文尤精悍樸老爲時所重十一試
禮部皆報罷及以軍功授知縣又不就竟以教諭終君所
爲詩古文數百首與守城私記皆未梓桐城姚瑩令臺灣
將去而君始至留居逾年與君交得其本末君之遺孤將
奉君喪歸葬以行狀來乞言乃綴次書之俾表其墓

勵志賦 有序

東坡文集 卷之六
三
瑩來嶺南之四年歲在涪灘羈滯不反春夏淫雨感炎溼
之疾誦昌黎復志賦而悲焉蓋貧士失意雖豪傑不免於
轆軻占有然也然唐一代文人昌黎號爲近道今此賦鬱
塞咨嗟言不及遠疑其不類瑩年遇似韓懼其溼屣愁困
或傷於志也爲賦以自勵曰

伊大運之茫茫兮究上下其無端物羣生各有會兮夫何
易與何艱悼先哲之既往兮莫不邁夫迤邐曾小子之闡
薄兮居悒悒以永歎彼鳳鳥自不羣兮負仁義之文采東
國時其未鳴兮守丹穴之所在悲鴻雁之翱翔兮哀飛鳴
而莫集委稻粱不余食兮退何巢之棲息豈儀羽之不修
兮每深思以自愆苟余情其信美兮匪造物之使然嗟余
生及式微兮髫十齡而苦飢嚴君耿其孤介兮逝遠遊以
未歸母氏之賢慈兮勤撫鬻而教之曰汝祖之始昌兮在
有明之中葉積累世之清淑兮志旣存乎方策維達人之
大啟兮佐

盛代之丕業慎民命以祥刑兮常恐一夫有不獲歷仁恕
其未替兮享蒸嘗以不忒汝誠嘉德以自好兮吾何慕乎
豐食跪受辭以書紳兮殷余心之所營生旣傷夫轆軻兮
乃益懷此忠貞懼先業及余墜兮愴耿耿以難申橫覽九
州之寥闊兮古浩蕩而無垠尋前修之極軌兮騁長佩乎
吾所遵紛衆人之汶汶兮偃昔賢之遺則謂余獨昧夫時
趨兮胡不娒娒以容飾志雖苦而莫知兮卽老死又安得
聞斯言以太息兮匪龔黷之相安發陳編而究古兮閱寒
暑吾猶夜觀苟天命不余棄兮舍仁義又何干悵中夜以

東坡文集 卷之六
起思兮年浸長以及冠仰四壁之蕭條兮謀菽水以爲歡
奮裋褐余出門兮識時事其良難臨岐路之縱橫兮魂悄
怳以盤桓維青龍之歲首兮吾觀光乎京國朝奮翼乎青
冥兮暮復蹭蹬於路側仰豐闕之峩峩兮抗龍驤以岌業
春風駘蕩於閭闔兮進夔龍之班列偉冠佩乎鏘璆琳兮
夫惟羣賢之所服獨南歸以適征兮心糺思以內傷顧微
賤之無階兮孰云葵藿之傾陽蓬孤植以自振兮卽暫起
而不揚松盤根於澗底兮甯掩被乎崇岡固宜後夫中途
兮非余心之鞅鞅望泰山峻極天兮騁攬觀以無路指黃
河之洶湧兮余衝洪波以竟渡接巨浪於長淮兮極荆揚
之下處支無祈方肆虐兮助河伯而憑怒哀民生未有底
兮誰能忍而不顧歔鬱邑而束去兮溯錢唐以觀潮怨靈
胥猶未泯兮山屹屹以奔濤眺吳山之絕峯兮復湖上以
逍遙弔岳侯之忠憤兮尋處士之孤高忽回首以掩涕兮
懷二人以不寢舉世競進以珍羞兮余饕餮猶未備適入
門以問省兮撫瓶甌而躊躇再拜告以遠遊兮吾何擇乎
遐陬徑鄱陽之澎湃兮逾五嶺之崎嶇惟此邦之實陋兮
自古昔之蠻宇山險峻以奇惡兮水渾濁而鹵苦地瘴氣
不可處兮人鳥言不可語冬或奇溫夏苦寒兮忽反覆乎
四序炎雨淫淫陰常昏兮日漏天詎其能補颺母震地砰
訇以驚人兮長鯨暗天蕩溟滓而起舞怪鳥夜叫碾人魄
兮匪鶴鷗之在樹淫蟲肆螫食人影兮匪短狐而毒蠶惟
茲邦不可久留兮悵躑躅以焉歸苟有桑之十畝兮吾將
從顏氏之所怡惟乏簞簞之媿節兮獨無悅世之媚姿撫

東漢文集 卷之六
長劍以玉珥兮進與退其奚宜傷季氏之南遊兮屯溼塞
乎斯時也登越臺以騁望兮見雄關之聳峙背庾嶺以蔽
虧兮故鄉不可以睨兄羨黃鵠之高飛兮一舉翼乎千里
海天杳杳以曠越兮何方不可以戾止吾將駕鷁首以遠
遊兮乘風極乎南裔尋赤水之珠樹兮訪壽民之不死海
若不與吾鼓枻兮反驚浪之漫天激嵯峨以震盪兮混六
合而顛顛巨魚似山欲吞舟兮觸黑水之腥羶茲咫尺不
可渡兮何瑤島之望乎羣仙退長歎而殷憂兮感采薪之
沈疾撫壯盛而自驚兮髮星星而欲白日月迅馳不吾俟
兮恐步趨之不及昔大禹之賢勞兮實能惜乎寸陰閱眾
人之苟死兮夫惟玩日以自徇聖哲雖遠不可期兮豈十
室之無人不忽近以遺遠兮誓求索乎真純余升沈亦何
知兮聊託身以相親

怪鴟賦

姚子浮遊海嶠久不得歸鬱際殷憂莫能自釋形神枯槁
志慮煩亂有仲翔青蠅之恨賈生鵬鳥之懼徬徨中夜怪
鴟咻然乃感而賦之其辭曰

有鳥名鴟其類全陰晝潛幽遠不見其形雨晦雲霾客館
孤岑時當中夜乃聞厥聲人亦有言是維隻狐聞之不祥
亟以祓除余方淹蹇重以憂虞氣結中傷慘不能舒吉凶
云何鳴甯告余鴟聞余言意若不懌其鳴益深似爲余說
天地無心是生萬族天無獨私物有白適蠖飛蠕動跂行
喙息品彙不齊其理則一羽族之長厥名鳳皇雖雖啾啾
惟世之昌鶴鳴九皋鵬振八荒黃鳥出谷鴛鴦在梁何小

何大何吉何祥鳧雁中羅鴻鵠遠舉雜縣避風山蕭舞雨
鳥頭還燕鵠羽出魯智愚何方巧拙何所至若姻澤九首
日鳥三歧毛角斯鷓彘于斯鷲賦形使怪於彼何知運日
食蛇其羽毒飲神女制蝟目感而孕於此何喜於彼何病
且眾鳥飛鳴以晝余獨不見邱山及夜明而撮蚤余亦不
知其何以然當此陰雨迷晦愁雲慘密余不能居乃鳴乃
出視彼天晴日光高啄下食修樹茂林擇便栖足者同賦
物於羽禽胡拘苦而使獨余曾不以是爲病初何增客之
憂戚余則以客爲不祥客又何余之能疾也哉况夫翠以
羽禽雀以尾傷鷓以言籠雉以膏烹祥於人者不祥於己
余惟惡於眾也故以晝藏客則何居焉余聞鷓言藜然意
失棄置桑弓反坐入室方鼠聲之啾啾亂蟲鳴之唧唧雨
漸以微少焉日出不開鷓聲乃重余以歎息

祭趙文恪公文

嗚乎伊古智昧大道狃功惟便私善則近名在躬童童
匪澄以洗在公營營匪隨則亢跡邈僑嬰道負杜房猗歟
夫子崛起衡湘蚤窮西籍軼宋邁唐惟志立達惟行潔芳
摘藻東觀擷馬班揚肅肅西臺數列論章懷我蒨杜休彼
烈霜南北二都人文炳烺校士掄才拔尤登良鑑空衡平
夜馥其香

帝殷吏治命察否臧逃矣惠潮侈淫凶疆贖貨輕命肉走
屍僵夫子治之比戶以康西陳臬事政簡刑祥東作旬宣
黜幽陟明

帝懋嘉之節鉞是將撫循罷困振飢敦涼南夷永靖猺獠

有慶民懷吏柔物阜歲穰位崇心抑兢兢皇皇
皇鑒一德眷此海邦總飭師干講勵戎兵七閩兩浙虎旅
斯張鯨波不驚萬里來航維閩政弛吏偷民傷夫子憂之
狂瀾力障貪冒以汰暴虐以創匪咎匪棘之紀之綱遐彼
臺灣阻絕重洋時作不靖九重所忤夫子憂之殫心是營
掄守選令整彼艤艫小醜未蝨已伏斧斨成績既偉大旆
南揚黔滇要圍曰控要荒經度方始朝野相望胡天奪之
而隕星芒嗚呼夫子盛德莫量冰玉其衷喬嶽其行不詭
而柔不激而剛疾惡無舊好善惟長終始勿替表徹裏清
雖有殊趣久而媿生中外同仰無有異聲

帝念碩人震悼朝堂殊榮有施垂史冊光瑩也不才玷列
門牆薄植蒙露下駟受韁夫子愛之誨周以詳木壞山頽
中路徬徨嗚呼夫子令聞煌煌雷轟電轉道與日昌小子
瞻依云胡能忘丹旒伊遠執紼難襄涕泗徒盈莫罄心喪

祭劉明東文

嗚呼明東其竟亡耶始吾得元伯書言君歿疑傳誤也繼
得吾兄書言之益詳嗚呼君竟亡矣憶昔歲除吾歸自粵
東逾日君來會時阮林新喪談次歔歔相與賦詩以黑頭
爲慶意恐歲月蹉跎再見髮將白也而豈嘗作死計哉阮
林有隱憂生嘗銜恤其爲詩文好苦思在京師著書甚勤
寒暑日夕無輟形勞精敝足以戕害生氣又嘗爲辟穀導
引之術致疾君皆無是也君雖少孤而束髮養母每出遊
公卿交口延譽以是稍贍其家仰事俯育足以食貧非有
飢寒輒軻之慮文章奇麗震一世而內行甚修無豪髮間

數應南北鄉試不舉而未嘗戚戚蓋所抱負甚大欲自高
異將有待也豈如世之汲汲功名不得而遂沈困潦倒者
哉君既負大志區畫世務體明用達而意趣恢然未嘗有
憤世疾俗不平之氣顧受性剛有不合則去之不顧人或
始好而中忌之中道而死吾其謂之何哉昔吾之出也君
貽以書曰務大體存小心有深情無躁氣吾嘗以爲知言
及吾再調所莅輒思君及植之一來觀吾政以書召之而
植之方在粵東修志書不果來君亦倦遊不欲渡海覆書
若有所望者而吾則亦已罷且遭大憂流離困甚矣往與
君書逾年不見復意殊恨之而豈謂君之歿也嗚呼世能
真知治道者罕卽有能言者耳食古人慕其名而不通其
義仿而爲之閭閻未受利而害已無窮卽文章之事亦然
天有如太史所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吾黨二三君子
庶幾近之而君又亡自今以往吾其已乎君負才不世光
氣非常倘幸不亡竟出而見用其能不爲世駭異而忌嫉
摧抑之俾得竟行其志與否未可知也苟求免焉則脂韋
澳忍而已而君必不能然則君之不用豈可云非幸耶而
君之遇則已塞矣百世之後讀君書者猶將咨嗟歎惜况
同時共里閭而相知如吾能勿慟乎嗚呼明東存而不遇
歿而不亡反璞還真歸於帝鄉遺文若詩炳炳烺烺非太
白之精則斗樞之光尙饗

臣文雖願下繼文夫尚賢

賢而不才又野數員誠以帝德廣文若海政政歟歟非才
而世其里聞而賦賦吸吾其吸吸多德也則東齊而不
臣文雖願曰來矣百世之好願好善者則許谷空幾部
歟歟而曰而澤及不指然恨為之不用豈何云非交服而
願非文雖願曰其志與否未可也此林未與燕賦也
願非謂何幸不才竟出而泉賦其並不為世博與而曰
願非文之而保文才自今也此善其曰平昔臣本亦知

東漢文集卷六終

